



宋文紀卷第八

晉陽張煊

燕中周維新

訂閱

江東梅鼎祚纂輯

徐羨之

字宗文東海郟人晉末為桓脩撫軍中兵曹參軍入宋以佐命封南昌縣公與傅亮

母周雍男刑議

晉義熙十四年大司馬府軍人朱興妻周有男道扶三歲病癩

生雍之為姑女所告坐棄市刑羨之為尚書僕射議上從之

自然之愛虎狼猶仁周之凶忍宜加顯戮臣以為法

律之外故尚弘物之理母之即刑由子明法為子之

道焉有自容之地雖伏法者當臯而在宥者靡容愚

謂可特申之遐裔

請武皇帝敬皇后配享奏

永初三年九月少帝即位司空徐羨之尚

書令傅亮等上奏詔可

臣聞崇德明祀百王之令典憲章天人自昔之所同

雖因革殊時質文異世所以本情篤教其揆一也伏

惟高祖武皇帝允協靈祇有命自天弘日靜之勤立

丞民之極帝遷明德光宅八表太和宣被玄化遐通

陛下以聖德嗣徽道孚萬國祭禮久廢思光鴻烈饗

帝嚴親今實宜之高祖武皇帝宜配天郊至于地祇

之配雖禮無明文先代舊章每所因循魏晉故典足

為前式謂武敬皇后宜配北郊蓋述懷以追孝躋聖

敬以無窮對越兩儀允洽幽顯者也明年孟春有事

於二郊請宣攝內外詳依舊典

廢廬陵王義真奏

義真為高祖第二子少帝初為南豫州刺史鎮歷陽多所

求索羨之等每裁量不盡與深怨執政表求還都而少帝失德羨之等密謀廢立次第應

在義真以義真輕訥不任主社稷因其與少帝不協乃奏廢為庶人徙新安及廢少帝遣

使殺之

臣聞二叔不咸難結隆周淮南悖縱禍興盛漢莫不

義以斷恩情為法屈二代之事殷鑒無遠仁厚之主

行之不疑故共叔不斷幾傾鄭國劉英容養釁廣難

深前事之不忘後王之成鑒也案車騎將軍義真凶
忍之性爰自稚弱咸陽之酷醜聲遠播先朝猶以年
在統綺冀能改厲天屬之愛想聞革心自聖體不豫
以及大漸臣庶憂惶內外屏氣而縱博酣酒日夜無
輟肆口縱言多行無禮先帝貽厥之謀圖慮經固親
敕陞下面詔臣等若遂不悛必加放黜至言苦厲猶
在紙翰而自茲迄今日月增甚至今委棄藩屏志還
京邑潛懷異圖希幸非冀轉聚甲卒徵召車馬陵墳
未乾情事猶昨遂蔑棄遺旨顯違成規整棹浮舟以
示歸志肆心專已無復諮承聖恩低徊深垂隱忍屢

遣中使苦相敦釋而親對散騎侍郎邢安泰廣武將
軍茅仲思縱其悖罵訕主謗朝此又播於遠近暴於
人聽臣聞原火不撲蔓艸難除青青不伐終致尋斧
况憂深患著社稷慮切請一遵晉朝武陵舊典使顧
懷之旨不墜于武廟全宥之德獲申于昵親仰尋感
慟臨啓悲咽

上少帝乞屏退表

高祖末初三年十月魏明元

和元年連兵不解司州刺史毛德祖成虎牢
每戰多破之魏遣安平公涉歸幡能健等圍
虎牢二百日無日不戰德祖勁兵殆盡而檀
道濟諸救軍畏虜衆盛不敢進虎牢遂陷德
祖見執司空徐羨之尚書傅亮
領軍將軍謝晦上表自罪不許

去年逆虜縱肆陵暴河南司州刺史臣德祖竭誠盡力抗對強寇孤城獨守將涉暮年救師淹緩舉城淪沒聖懷垂悼遠近嗟傷陛下殷憂諒闇委政自下臣等謀猷淺蔽託付無人遂令致節之臣抱忠傾覆將士殲辱王略虧挫上隆先規下貽國恥稽之朝典無所辭責雖有司撓筆未加準繩豈宜尸祿昧安殊寵乞蒙屏固以申國法

上文帝歸政表

元嘉二年羨之與左光祿大夫傅亮上表歸政三奏乃許之

臣聞元首司契運樞成務臣道代終事盡宣翼冕旒之道理絕于上皇拱已之事不行于中古故高宗不

言以三齡爲斷冢宰聽政以再朞爲節百王以降罔或不然陛下聖德紹興負荷鴻業億兆顒顒思陶盛化而聖旨謙挹委成羣司自大禮告終鑽燧三改大明佇照遠邇傾屬臣等雖率誠屢聞未能仰感敢籍品物之情謹因蒼生之志伏願陛下遠存周文日昃之道近思王室締造之艱時攬萬機躬親朝政廣闢四聰博詢庶業則雍熙可臻有生幸甚

重奏

近陳寫下情言爲心罄奉被還詔鑒諸未回豈惟愚臣秉心有在詢之朝野人無異議何者形風四方寔

繫王德一國之事本之一人雖世代不同時殊風異
至于主運臣贊古今一揆未有渾心委任而休明可
期此之非宜布自遐邇臣等荷遇二世休感賦均情
為國至豈容順默重披丹心冒昧以請

又奏

比表披陳辭誠俱盡詔旨冲達未垂聽納三復屏營
伏增憂歎臣聞克隆先構幹蠱之盛業昧旦丕顯帝
王之高義自皇宋創運英賢有造殷憂未闕艱患仍
纏賴天命有底聖明承業時屯國故猶在民心太山
之安未易可保昏明隆替繫在聖躬斯誠周詩夙興
之辰殷王待旦之日豈得無為拱已復玄古之風遂
巡虛挹狗匹夫之事伏願以宗廟為重百姓為心弘
大業以嗣先軌隆聖道以增前烈愚瞽所獻情盡於
此

翠龜表

初學記

句容縣人獲龜一頭體披素毫騰路飛集

傅亮

字季友北地靈州人晉司隸成孫仕晉中書
黃門侍郎入宋佐命封建成縣公歷中書監
尚書令加左光祿大夫開府被誅

為宋公修張良廟教

義熙十二年高祖北討軍
次留城經張良廟下令文

選傳亮撰

夫盛德不泯義存祀典微管之歎撫事彌深張子房
 道亞黃中照隣殆庶風雲玄感蔚為帝師夷項定漢
 大拯橫流固已叅軌伊望冠德如仁若乃神交圯上
 道契商洛顯默之際宵然難究淵流浩濇莫測其端
 矣塗次舊沛佇駕留城靈廟荒頓遺像陳昧撫跡懷
 人求歎寔深過大梁者或佇想于夷門游九原者亦
 流連於隋會擬之若人亦足以云可改構棟宇修飾
 丹青蘋蘩行潦以時致薦抒懷古之情存不刊之烈
 主者施行文選○在宋書作存玄作言淵流浩濇作
 流淵浩頓作殘夷項二句書上下異永嘆
 寔深作慨然未
 歎棟宇作榱桷

為宋公修楚元王墓教

夫褒賢崇德千載彌光尊本敬始義隆自遠楚元王
 積仁基德啓蕃斯境素風道業作範後昆本支之祚
 實隆鄙宗遺芳餘烈奮乎百世而丘封翳然墳塋莫
 翦感遠存往慨然未懷夫愛人懷樹甘棠且猶勿翦
 追甄墟墓信陵尚或不泯况瓜瓞所興開源自本者
 乎可蠲復近墓五家長給灑掃便可施行宋書
 作絕

修復前漢諸陵教

夫信陵之墳守衛無曠展季之塋樵蘇有刑彼匹夫
 懷道列國陪隸猶見禮異世取貴鄰邦漢高撥亂反

正大造區宇道極橫流功高百代盛德之烈義在不

泯

為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

五陵晉文帝崇陽陵武帝峻陽陵宣帝高

原陵景帝峻平陵及惠帝陵也

臣裕言近振旅河湄揚旌西邁將屆舊京威懷司雍
河流遄疾道阻且長加以伊洛榛蕪津塗久廢伐木
通徑淹引時月始以今月十二日次故洛水浮橋山
川無改城闕為墟宮廟隳頓鐘虞空列觀宇之餘鞠
為禾黍屢里蕭條鷄犬罕音感舊永懷痛心在目以
其月十五日奉謁五陵墳塋幽淪百年荒翳天衢開
泰情禮獲申故老掩涕三軍悽感瞻拜之日憤慨交
集行河南太守毛脩之等既開剪荆棘繕修毀垣職
司既備蕃衛如舊伏惟聖懷遠慕兼惻不勝下情謹
遣傳詔殿中中郎臣某奉表以聞

為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

臣聞崇賢旌善王化所先念功簡勞義深追遠故司
勳兼策在勤必記德之休明沒而彌著故尚書左僕
射前軍將軍臣劉穆之爰自布衣協佐義始內竭謀
猷外勤庶政密勿軍國心力俱盡及登庸朝右尹司
京畿敷讚百揆翼新大猷頃戎車遠役居中作捍撫

寧之勲實洽朝野識量局致棟幹之器也方宣讚盛
化緝隆聖世志績未究遠邇悼心皇恩褒述班同三
事榮哀既備寵靈已泰臣伏思尋自義熙草創艱患
未弭外虞既殷內難亦荐時屯世故靡有寧歲臣以
寡劣負荷國重實賴穆之匡翼之勲豈唯讜言嘉謀
溢于民聽若乃忠規密謨潛慮帷幕造事詭辭莫見
其際事隔于皇朝功隱于視聽者不可勝紀所以陳
力一紀遂克有成出征入輔幸不辱命微夫人之左
右未有寧濟其事者履謙居寡守之彌固每議及封
爵輒深自抑絕所以勲高當年而茅土弗及撫事永

念胡寧可昧謂宜加贈正司追甄土宇俾忠貞之烈
不泯於身後大賚所及永秩於善人臣契闊屯夷旋
觀終始金蘭之分義深情感是以獻其乃懷布之朝
聽所啓上合請付外詳議竭書作端大猷作王化寧
作寄既作兼泰作厚荐作
結勝作稱茅土作茅社傷作念夷作
泰○忠規遠畫惜慮密謨造膝詭詞
爲劉毅軍敗白解表

遂令犬羊內侮兵纏紫極聖朝肝膽社稷幾殆稽之
典刑罪不容宥賴天祚有底冢宰靈武長虵翦毒醜
類宵遯今畿甸告寧四封有截臣元釁大責既積朝
野桑榆之效又無與立而聖恩含宥弛其微墨備私

之譏既彰民聽况可重荷岳牧之任復當推轂之重
讓尚書僕射表

自皇基肇創豫班策勲纖善微績未聞朝野百揆治
樞摠貳殷要誠非庸臣所宜叨擬臣聞權衡既懸錙
銖靡遁厲駑習驥終莫之近敗駕傷錦備之前誥必
將上增國垢下招私黷

尚書八座封諸皇弟皇子奏

臣聞懿親廣樹聖王所先明德並建古之休典所以
維城皇代盤石帝基內衛畿服外綏四海者也第某
皇弟皇子等神姿穎哲大成俱茂地均魯衛德兼庸
賢顯進徽號啓建疆宇弘道作屏光翰邦家並可封
郡王

司徒劉穆之碑

公諱穆之字道和彭城人也公膺陶鈞之秀範該生
民之上操三變肇於弱容九德充於初迪文明在中
柔順暢於事業敬以直內義讓洽於州黨時元凶竄
遁擁據荆沔乘輿播幸越蹈九江公率先羣后電發
川湄獎懷本之衆勵思奮之士桓謙籍累葉之資徐
覆忸驟勝之鋒習亂之徒若蝟毛而起內懷根本之
虞外通首尾之勢公靈武獨運竒謨內湛鞠旅陳衆

視險若夷飛雲西泝則水截鯨鯢乘轅東指則陸殫
長蛇廻累碁之危成維山之固豐功茂勳大造于王
室淳風懿化永結于荆南銘曰二儀發揮川嶽協靈
外恢溫雅內錯文明懷仁履順蘊義居貞煌煌袞衣
禮亦止翼翼素心亮終如始夷情升降一色溫喜
訓儉於物復禮克已

侍中王公碑

體並黃中道及微管元勳盛德光于晉載于時運距
无安陵夷有漸至于兵纏象魏壘結四郊公以民望
晉朝居疑間之際懷方履順處艱以貞顛沛不能廻
其操彊禦無以蕩其守鑠矣公侯乘和挺生識深冬
潭文艷春榮爰初素履好是冲默亦既端委振風育
德

故安成太守傅府君銘

爰自漢季以及晉朝高名遠德係軌于時貞風亮節
流聲累葉君承世德之芳流蕩二象之淑靈含章蘊
粹佩蘭藉蕙韋帶飯蔬朝不及夕不以棲遲改其閒
不以隱約廻其操揚生所爲夕幽而不改隋和之德
者其斯之謂歟棲心古烈擬踵前修淹流孔老宛然
內求于言中倫庸行歸周神之聽之匪明匪幽

與沈林子書

高祖踐阼封林子漢壽縣伯食邑六百戶固辭不許亮與林子書

班爵疇勲歷代常典封賞之發簡自帝心主上委寄之懷實參休否誠心所期同國榮戚政復是卿諸人共弘建內外耳足下雖存挹退豈得獨為君子耶

與謝晦書

晦初與亮徐羨之等廢少帝為營陽王尋弒之而迎立太祖及出為荊州刺史上欲誅羨之等并討晦聲言北伐拜京陵治裝舟艦亮與晦書又言朝士多諫北伐上當遣外監萬幼宗往相諮訪晦以示諮議叅軍何承天曰計幼宗一二日必至傳公慮我好事故先遣此書使承天豫為荅詔啓草伐虜宜須明年尋起兵東下戰敗伏誅

薄伐河朔事猶未已朝野之慮憂懼者多

與蔡廓書

廓博涉羣書言行以禮補御史中丞多所糾奏時亮為中書令學冠當時朝廷儀典皆取定于亮每諮廓然後施行時疑揚州刺史廬陵王義真朝堂班次亮與廓書廓荅

揚州自應著刺史服耳然謂坐起班次應在朝堂諸官上不應依官次坐下足下試更尋之詩序云王姬下嫁於諸侯衣服禮秩不係其夫下王后一等推王姬下王后一等則王子居然在王公之上陸士衡起居注式乾殿集諸皇子悉在三司上今抄疏如別又海西即位赦文太宰武陵王第一撫軍將軍會稽王

第二大司馬第三大司馬位既最高又都督中外而
次在二王之下豈非下皇子耶此文今具在也永和
中蔡公爲司徒司馬簡文爲撫軍開府對錄朝政蔡
爲正司不應反在儀同之下而于時位次相王在前
蔡公次之耳諸例甚多不能復具疏揚州反乃居卿
君之下恐此失禮宜改之耶

並宋書

蔡廓答傅亮書

揚州位居卿君之下常亦惟疑然朝廷以位相次不
以本封復無明文云皇子加殊禮齊獻王爲驃騎孫
秀來降武帝欲優異之以秀爲驃騎轉齊王爲鎮軍

在驃騎上若如足下言皇子使在公右則齊王本次
自尊何改鎮軍令在驃騎上明知故依見位爲次也
又齊王爲司空賈充爲太尉俱錄尚書署事常在充
持節都督下足下復思之

宋書

演慎論

亮初見世路屯險
著論名曰演慎

大道有言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矣易曰括囊无咎慎
不害也又曰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文王小
心大雅詠其多福仲由好勇馮河貽其苦箴虞書著
慎身之譽周廟銘陞坐之側因斯以談所以保身全
德其莫尚於慎乎夫四道好謙三材忌滿祥萃虛室

鬼瞰高屋豐室有蔀家之灾鼎食無百年之貴然而
狗欲厚生者忽而不戒知進忘退者曾莫之懲前車
已摧後鑿不息乘危以庶安行儉而微倖於是顛
墜覆亡之禍殘生天命之釁其故何哉流溺忘反而
以身輕於物也故昔之君子同名爵於香餌故傾危
不及思憂患而豫防則針石無用洪流壅於涓涓合
拱挫於纖葉介焉是式色斯而舉悟高鳥之風逝鑑
醴酒而投紱夫豈敝著而後謀通患結而後思復云
爾而已哉故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言防萌也夫
單以營內喪表張以治外失中齊秦有守一之敗偏

恃無兼濟之功冰炭滌于胃心巖墻絕于四體夫然
故形神偕全表裏寧一營魄內澄百骸外固邪氣不
能襲憂患不能及然可以語至而言極矣夫以嵇子
之抗心希古絕羈獨放五難之根既拔立生之道無
累人患殆乎盡矣徒以忽防於鍾呂肆言於禹湯禍
機發於豪端逸翮鍛于丞舉觀夫貽書良友則匹厚
味於甘醪闕八字其懼患也若無轡而

乘奔其慎禍也猶履冰而臨谷或振褐高樓揭竿獨
往或保約違豐安於卑位故漆園外楚忌在龜犧商
洛遐遯畏此駟馬平仲辭邑殷鑒于崔慶張臨挹滿

灼戒乎桑霍若君子覽茲二塗則賢鄙之分既明全
喪之實又顯非知之難慎之惟艱慎也者言行之樞
管乎夫據圖揮刃愚夫弗為臨淵登峭莫不惴慄何
則害交故慮篤患切而懼深故詩曰不敢暴虎不敢
馮河慎微之謂也故庖子涉族怵然為戒差之一毫
弊猶如此况乎觸害犯機自投死地禍福之具內克
外斥陵九折於邛棘泛衝波於呂梁傾側成於俄頃
性命哀而莫救嗚呼嗚呼故語有之曰誠能慎之福
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爾言慎而已矣

感物賦序

亮白衣儒生僥倖際會既居宰輔兼
摠重權少帝失德內懷憂懼作感物

賦以寄
其意焉

余以暮秋之月述職內禁夜清務隙遊日藝苑于時
風霜初戒蟄類尚繁飛蛾翔羽翩翾滿室赴軒幌集
明燭者必以焦滅為度雖則微物矜懷者久之退感
莊生異鵲之事與彼同迷而忘反鑒之道此先師所
以鄙智及齊客所以難目論也悵然有懷感物興思
遂賦之二云爾

謝瞻

字宣遠一名檐字通遠陳
郡陽夏人歷豫章太守

臨終遺弟晦書

晦字宣明歷中書令
撫軍將軍荊州刺史

晦建佐命之功任寄隆重瞻愈憂懼在郡遇
疾不肯自治幸于不末疾篤還都臨終遺晦

吾得啓體幸全歸骨山足亦何所多恨弟思自勉厲

爲國爲家並宋書

謝晦字宣明陳郡陽夏人晉東陽太守朗孫初爲高祖太尉參軍遷中領軍以佐命功封武昌

縣公歷領中書監預謀廢立出都督荊州刺史罪誅

奉文帝自理表晦既與徐羨之等廢立出爲荊州刺史文帝誅羨之等及晦子

弟凶問至便發兵三萬人東下奉表自理時帝先已戒嚴諸軍相次進路尚書符荊州晦亦移檄京邑至江口又上

表戰敗執送京師伏誅

臣階緣幸會蒙武皇帝殊常之眷外聞政事內謀帷

幄經綸夷險毗贊王業預佐命之勲庸山河之賞及

先帝不豫導揚末命臣與故司徒臣羨之左光祿大

夫臣亮征北將軍臣道濟等並升御床跪受遺詔載

貽話語託以後事臣雖凡淺感恩自厲送往事居誠

貫幽顯逮營陽失德自絕宗廟朝野岌岌憂及禍難

忠謀協契狗骨忘已援登聖朝維新皇祚陛下馳傳

乘流曾不懼疑臨朝慙懃增崇封爵此則臣等赤心

已亮于天鑒遠近萬邦咸達于聖旨若臣等志欲專

權不顧國典便當協翼幼主孤背天日豈復虛館七

旬仰望鸞旗者哉故廬陵王於營陽之世屢被猜嫌

積怨犯上自貽非命天祚明德屬當運昌不有所廢

將何以興成人之美春秋之高義立帝清館臣節之

所司耿弇不以賊遺君父臣亦何負于宋室耶况釁
結鬩墻禍成畏逼天下耳目豈伊可誣臣忝居蕃任
乃誠匪懈爲政大小必先啓聞糾剔羣蠻清夷境內
分留弟姪並侍殿省陛下聿遵先志申以婚姻童稚
之日猥荷齒召薦女遷子合門相送事君之道義盡
於斯臣羨之總錄百揆翼亮三世年耆乞退屢抗表
疏優旨縲繆未垂順許臣亮管司喉舌恪虔夙夜恭
謹一心守死善道此皆皇宋之宗臣社稷之鎮衛而
讒人傾覆妄生國釁天威震怒加以極刑并及臣門
同被孥戮雖未知臣道濟問推理即事不容獨存先
帝顧託元臣翼命之佐剿于佞邪之手忠貞匪躬之
輔不免夷滅之誅陛下春秋方富始覽萬機民之情
僞未能鑒悉王弘兄弟輕躁昧進王華猜忌忍害規
弄威權先除執政以逞其欲天下之人知與不知孰
爲之痛心憤怨者哉臣等見仕先帝垂二十載小心
謹慎無纖芥之愆伏事甫尔而嬰若斯之罪若非先
帝繆于知人則爲陛下未察愚款臣去歲未使反得
朝士及殿省諸將書竝言嫌隙已成必有今日之事
臣推誠仰期罔有二心不圖姦回潛遘理順難持忠
賢隕朝愚臣見襲到彥之蕭欣等在近路昔白公稱

亂諸梁嬰胄惡人在朝趙鞅入伐臣義均休戚任居
分陝豈可顛而不扶以負先帝遺旨輒率將士繕治
舟甲須其自迷投袂撲討若天祚大宋卜世靈長義
師克振中流清蕩便當浮舟東下戮此三豎申理寬
恥謝罪闕廷雖伏鎖赴鑊無恨于心伏願陛下遠尋
永初託付之旨近存元嘉奉戴之誠則微臣丹款猶
有可察臨表哽慨言不自盡

尚書符荊州討謝晦

禍福無門逆順有數天道微於影響人事鑒於前圖
未有蹈義而福不延從德而禍不至也故智計之士

審敗以立功守正之臣臨難以全節徐羨之傅亮謝
晦安忍鳩殺獲罪於天明教所極政刑所取已遠暴
四海宣於聖詔羨之父子亮及晦息電斷之初竝即
大憲復王室之讎攄義夫之憤國典澄明人神感悅
三姓同罪既擒其二晦之室屬縲仆獄戶苟幽明所
怨孤根易拔以順討逆雖厚必萌然歸死難圖獸困
則噬是以爰整其旅用爲過防京師之衆天下雲集
士練兵精大號響震使持節中領軍佷山縣開國侯
到彥之率羽林選士果勁二萬雲旂首路組甲曜川
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兗州之江北淮南青州徐

州之淮陽下邳琅邪東莞七郡諸軍事征北將軍南
兗州刺史宋修縣開國公檀道濟統勁銳武卒三萬
戈船蔽江星言繼發千帆俱舉萬棹遄征散騎常侍
驍騎將軍段宏鐵馬二千風驅電擊步自竟陵直至
鄱郢又命征虜將軍雍州刺史劉粹控河陰之師衝
其巢窟湘州刺史張劭提湘川之衆直據要害巴蜀
杜荆門之險秦梁絕丹圻之逕雲網四合走伏路盡
然後鑾輿効駕六軍鵬翔警蹕前驅五牛整旆雖以
英布之氣彭寵之資登陴無名授兵誰御加以西土
之人咸沐皇澤東吳將士懷本首丘必不自陷罪人
之黨橫爲亂亡之役置軍則魚潰嬰城則鳥散其勢
然矣聖上慙懃哀愍其罪由晦士民何辜是用一分
前麾宣示朝旨符到其即共收擒晦身輕舟護送若
已猖獗先事阻衛宜翻然背亂相率歸朝頃大刑所
加洪恩曠洽傅亮三息特蒙全宥晦同產以下羨之
諸姪咸無所染况彼府州文武並列王職荷國榮任
身雖在外乃心辰極夫轉禍貴速後機則凶遂使王
師臨郊雷電皆至噬臍之恨亦將何及

移京邑檄

王室多故禍難荐臻營陽失德自絕宗廟廬陵王構

閱有本屢被猜嫌且居喪失禮遐邇所具積怨犯上
自貽非道羣后釋位爰登聖明亂之未乂職有所係
按車騎大將軍王弘侍中王曇首謬蒙時私叨竊權
要弘於未初之始實荷不世之恩元嘉之讓自謂任
遇浮淺進誣先皇委誠之寄退長嫌隙異同之端曇
首往因使下訪以今上起居不能光揚令德彰於朝
聽其言多誣故不具說王華賊亡之餘賞擢之次先
帝常見訪逮庶有一分可取而華稟性凶猜多所忍
害曩者縱人入城託疾辭事此都士庶咸所聞知以
其所啓及上手荅示宗叔獻又令宣告徐傅二公及

周糾使下又令見咨云欲自攬政事求離任還都并
令曇首具述此意又惠觀道人說外人告華及到彥
之謀反不謂無之城內東將數日之內操戈相待華
說數爲秋當所譖常不自安凡此諸事豈有忠誠冥
契若此者耶自以父亡道側情事異人外絕酒醴而
宵飲是恣酒兒闕 凡厥士庶誰不側目

又常歎宰相頓有數人是何憤憤規總威權不顧國
典保祐皇家者罹屠戮之誅効勤社稷者致殲夷之
禍搢紳之徒孰不忼慨遂矯違詔旨遣到彥之蕭欣
之輕舟見襲即日監利左尉露檄衆軍已至揚子雖

以不武忝荷蕃任國家艱難悲憤兼集若使小人得志君子道消凡百有殄瘁之哀蒼生深橫流之懼輒糾勒義徒繕治舟甲舳艫巨川駟介蔽野武夫鷲鳥人百其誠今遣南蠻司馬寧遠將軍庾登之統參軍事建武將軍建平太守安泰宣威將軍昭弘宗參軍事宣威將軍王紹之等精銳一萬前鋒致討南蠻參軍振武將軍魏像統參軍事宣威將軍陳珍虎旅二千參軍事建威將軍新興太守賀悛甲卒三千相係取道南蠻參軍振威將軍郭卓鐵騎二千水步齊舉大軍三萬駱驛電邁行冠軍將軍竟陵內史河東太守謝遜建威將軍南平太守謝世猷驍勇一萬留守江陵分命參軍長寧太守竇應期步騎五千直出義陽司馬建威將軍行南義陽太守周超之統軍司馬振武將軍胡崇之精悍一萬北出高陽長兼行參軍寧遠將軍朱澹之步騎五千西出鴈塞同討劉粹並趨襄陽奇兵尚速指景齊奮諸賢並同國恩情兼義烈今誠志士忘身之日義夫著績之秋見機而動望風而不待勗

又上表

臣聞凶邪敗國先代成患讒豎亂朝異世齊禍故趙

高矯逼秦氏用傾董卓階亂漢祚伊覆雖哲王宰世
大明照臨未能使其漸弗興茲害不作姦臣王弘等
竊弄威權興造禍亂遂與弟華內外影響同惡相成
忌害忠賢希圖非望故司徒臣羨之左光祿大夫臣
亮橫被酷害并及臣門雖未知征北將軍臣道濟存
亡不容獨免遂遣蕭欣到彥之等輕舟見襲姦偽之
甚一至於斯羨之及亮或宿德元臣姻婭皇極或任
摠文武位班三事道濟職惟上將扞城是司皆受遇
先朝棟梁一代臣昔因時幸過蒙先眷內聞政事外
經戎旅與羨之亮等同被齒盼既經啓王基協濟大
業爰自權輿暨于揖讓誠積雖微仍見紀錄並蒙丹
書之誓各受山河之賞欲使與宋升降傳之無窮及
聖體不預穆卜無吉召臣等四人同升御床顧命領
遺委以家國仰奉成旨俯竭股肱忠貞不效期之以
死但營陽悖德自絕于天社稷之危憂在託付不有
所廢將焉以興乃遠稽殷漢用升聖德陛下順流乘
傳不聽張武之疑入邱龍飛非俟宋昌之議斯乃主
臣相信天人合契九五當陽化形四海羨之及亮內
贊皇猷臣與道濟分翰于外普天之下孰口不宜遂
蒙寵授來鎮此方分留弟姪以侍臺省到任以來首

尾三載雖形在遠外心係本朝事無大小動皆咨啓
八州之政罔一專輒尊上之心足貫幽顯陛下遠述
先旨申以婚姻大息世休復蒙引召是以去年送女
遣兒闔門俱下血誠如此未知所愧而凶狡無端妄
生釁禍羨之內誅臣受外伐顧省諸懷不識何罪天
聽遐邈陳訴靡由弘等既蒙寵任得侍左右自謂勢
擅狐鼠理隔薰掘又以陛下富於春秋始覽政事欲
馮陵恩幸闕望國權親從磐時規自封殖不除臣等
罔得專權所以交結讒慝成是亂階又惟弘等所構
當以營陽爲言廬陵爲臯又以臣等位高功同內外
膠固陛下信其厚貌忘厥左道三至下機能不暫惑
伏自尋省廢昏立明事非爲已廬陵之事不由傷人
內積蕭牆之釁外行叔段之罰既制之有主臣何預
焉然廬陵爲性輕險悌順不足武皇臨崩亦有口詔
比雖發自營陽實非國禍至於羨之亮等周旋同體
心腹內外政欲戮力皇家盡忠報主若令臣等頗欲
執權不專爲國初廢營陽陛下在遠武皇之子尚有
童幼擁以號令誰敢非之而泝流三千虛館三月奉
迎鑾駕以遵下武血心若斯易爲可鑒且臣等奉事
先朝十有七年竝居顯要世稱恭謹不圖一旦致茲

覺罰夫周公大賢尚有流言之誦伯奇至孝不免譖
愬之禍慈父非無情於仁子明君豈有志於貞臣姦
遘所移勢回山岳况乃精誠微淺而望求信者哉詩
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愷悌君子無信讒言陛
下躬覽篇籍研覈是非釁兆之萌宜應深察臣竊懼
王室小有皇甫之患大有閻樂之禍夙夜殷憂若無
首領夫周道寢微桓文稱伐君側亂國趙鞅入誅况
今凶禍滔天辰極危逼台輔孳戮岳牧傾陷臣才非
絳侯安漢是職人愧博陸廁奉遺旨國難既深家痛
亦切輒簡徒繕甲軍次巴陵蕭欣窘懾望風奔迸臣
誠短劣在國忘身仰憑社稷之靈俯厲義勇之氣將
長驅電掃直入石頭梟剪元凶誅夷首惡弔二公之
冤魂寫私門之禍痛然後分歸司寇甘赴鼎鑊雖死
之日猶生之年伏惟陛下德合乾元道侔玄極鑿凶
禍之無端察貞亮之有本回日月之照發霜電之威
梟四凶于廟庭懸三鑿于絳闕申二台之匪辜明兩
蕃之無罪上謝祖宗下告百姓遣一乘之使賜咫尺
之書臣便勒衆旋旗還保所任須次近路尋復表聞

張約之

諫廢廬陵王義真疏

徐羨之等之廢義真也前
吉陽令張約之上疏諫以

約之爲梁州府
參軍尋見殺

臣聞仁義之在天下若中原之有菽理感之被萬物故不繫於貴賤是以考叔反悔誓於及泉壺關復寃魂於湖邑當斯之時豈無尊卿賢輔或以事迫心違或以道壅謀屈何嘗不願聞善於輿隸藥石阿氏哉臣雖草芥備充黔首少不量力頗高殉義之風謂蹈善於朝聞愈徒生於白首用敢干禁忌披敘丹愚伏惟高祖武皇帝誕茲神武撫運龍興仰清天步則齊德有虞俯廓九州則侔功大夏故虔順天人享有萬國雖靈祚脩長聖躬弗永陛下繼明紹統遐邇一

心藩王哲茂四維寧謐傾耳康哉之詠企踵升平之風竊念廬陵王少蒙先皇優慈之遇長受陛下睦愛之恩故在心必言所懷必亮容犯臣子之道致招驕恣之愆至於天姿夙成實有卓然之美宜在容養錄善奄瑕訓盡義方進退以漸今猥加剝辱幽徙遠郡上傷陛下棠棣之篤下令遠近恇然失圖士庶杜口人爲身計臣伏思大宋之興雖協應符緯而開基造次根條未繁宜廣樹藩戚敦睦以道使兄弟之美比輝魯衛龜策告同胙均七百豈不善哉陛下富于春秋慮未重複忽安危之遠筭肆不忍于一朝特願留

神九思重加詢采上考前代興亡之由中存武皇締
 構之業下顧蒼生顛顛之望時開曲宥反王都邑選
 保傳於舊老求四友於髦俊引誘情性道達聰明凡
 人在苦皆能自厲况王質朗心聰易加訓範且中賢
 之人未能無過過貴自改罪願自新以武皇之愛子
 陛下之懿弟豈可以其一眚長致淪棄哉謹昧死詣
 闕伏地以聞惟願丹誠一經天聽退就斧鑊無愧地
 下矣

宋文紀卷第八

宋文紀卷第九

晉陽張煊

訂閱 江東梅鼎祚纂輯

燕中周維新

鄭鮮之

字道子滎陽開封人晉末仕御史中丞侍中入宋歷尚書右僕射

滕羨仕宦議

鮮之初為桓偉輔國主簿先是兗州刺史滕恬為丁零翟遼所沒屍

喪不反恬子羨仕宦不廢議者嫌之桓玄在荆州使羣僚博議鮮之議

名教大極忠孝而已至於變通抑引每事輒除本而
 尋之皆是求心而遺跡跡之所乘遭遇或異故聖人
 或就跡以助教或因跡以成罪屈申與奪難可等齊
 舉其阡陌皆可略言矣天可逃乎而伊尹廢君君可

脅乎而鬻拳見善忠可愚乎而箕子同仁自此以還
殊實而齊聲異譽而等美者不可勝言而欲令百代
之下聖典所闕正斯事於一朝豈可易哉然立言明
理以古證今當使理厭人情如滕羨情事者或終身
隱處不關人事或昇朝理務無譏前哲通滕者則以
無譏爲證塞滕者則以隱處爲美折其兩中則異同
之情可見矣然無譏前哲者厭情之謂也若王陵之
母見亨於楚陵不退身窮居終爲社稷之臣非爲榮
也鮑勛蹇諤魏朝亡身爲效觀其志非貪爵也凡此
二賢非滕之喻夫聖人立教猶云有禮無時君子不
行有禮無時政以事有變通不可守一故耳若滕以
此二賢爲證則恐人人自賢矣若不可人人自賢何
可獨許其證譏者兼在於人不但獨證其事漢魏以
來記闕其典尋而得者無幾人至乎大晉中朝及中
興之後楊臻則七年不除喪三十餘年不關人事溫
公則見逼於王命庾左丞則終身不著袷高世遠則
爲王右軍何驃騎所勸割無有如滕之易者也若以
縗麻非爲哀之主無所復言矣文皇帝以東關之役
尸骸不反者制其子弟不發婚明此孝子已不自
同於人倫有識已審其可否矣若其不爾居宗輔物

者但當即聖人之教何所復明制於其間哉及至永
嘉大亂之後王敦復申東關之制於中興原此是爲
國之大計非謂訓範人倫盡於此也何以言之父讎
明不同戴天日而爲國不可許復讎此自以法奪情
即是東關永嘉之喻也何妨綜理王務者布衣以處
之明教者自謂世非橫流凡士君子之徒無不可仕
之理而雜以情譏謂宜在貶裁耳若多引前事以爲
通證則孝子可顧法而不復讎矣文皇帝無所立制
於東關王敦無所明之於中興每至斯會輒發之於
宰物是心可不喻乎且夫求理當先以遠大若滄海
橫流家國同其淪溺若不仕也則人有餘力人有餘
力則國可至乎亡家可至乎滅當斯時也匹婦猶亡
其身况大丈夫哉旣其不然天下之才將無所理滕
但當盡陟岵之哀擬不仕者之心何爲證諭前人以
自通乎且名爲大才之所假而小才之所榮榮與假
乘常已有慙德無欣工進何有情事乎若其不然則
工進無欣何足貴於千載之上耶苟許小才榮其位
則滕不當顧常疑以自居乎所謂柳下惠則可我財
不可也且有生之所宗者聖人聖人之爲教者禮法
即心而言則聖人之法不可改也而秦以郡縣治天

下莫之能變漢文除肉刑莫之能復彼聖人之爲法
猶見改於後王况滕賴前人而當必通乎若人皆仕
未知斯事可俟後聖與不况仕與不仕各有其人而
不仕之所引每感三年之下見議者弘通情紀每傷
中庸又云若許譏滕則恐亡身致命之仕以此而不
盡何斯言之過與夫忠烈之情初無計而後動若計
而後動則懼法不盡命若有不盡則國有常法故古
人軍敗於外而家誅於內苟忠發自內或懼法於外
復有踟躕顧望之地耶若有功不賞有罪不誅可致
斯喻耳無有名教翼其子弟而子弟不致力於所天
不致力於所天則王經忠不能救主孝不顧其親是
家國之罪人耳何所而稱乎夫恩宥十世非不隆也
功高賞厚非不報也若國憲無負於滕恬則羨之通
塞自是名教之所及豈是勸沮之本乎議者又以唐
虞邈矣孰知所歸尋言求意將所負者多乎後漢亂
而不亡前史猶謂數公之力魏國將建荀令君正色
異議董昭不得枕蘇則之郝賈充受辱於庾純以此
而推天下之正義終自傳而不沒何爲發斯歎哉若
以時非上皇便不足復言多者則夷齊於甗望子房
於四人亦無所復措其言矣至於陳平默順避禍以

權濟屈皆是衛生免害非爲榮也勝今生無所衛鞭
塞已冥義安在乎昔陳壽在喪使婢丸藥見責鄉閭
阮咸居哀騎驢偷婢身處王朝豈可以阮獲通於前
世便無疑於後乎且賢聖抑引皆是究其始終定其
才行故雖事有驚俗而理必獲申郝詵葬母後園而
身登宦所以免塞以其孝也日磾殺兒無譏以其忠
也今豈可以二事是忠孝之所爲便可許殺兒葬母
後園乎不可明矣既其不可便當究定勝之才行無
所多辯也勝非下官鄉親又不周旋才能非所能悉
若以勝謀能決敵才能周用此自追蹤古人非議所

及若是士流故謂宜如子夏受曾參之詞可謂善矣
而子夏無不孝之稱也意之所懷都盡於此自非名
理何緣多其往復如其折中裁之居宗

長吏父母去官議

晉義熙時長吏以父母疾去官禁錮三年山陰令沈叔任

父疾去職鮮之上議從之

夫事有相權故制有與奪此有所屈而彼有所申未
有理無所明事無所獲而爲未制者也當以去官之
人或容詭託之事詭託之事誠或有之豈可虧天下
之大教以未傷本者乎且設法蓋以衆苞寡而不以
寡違衆况防杜去官而塞孝愛之實且人情趨於榮

利辭官本非所防所以為其制者莅官不义則奔競
互生故杜其欲速之情以申考績之實省父母之疾
而加以罪名悖義疾理莫此為大謂宜從舊於義為

允

與東郡謝綯自代牋

綯朗之孫為高祖鎮軍長史蚤卒

鮮之晉安帝時為桓偉輔國主簿偉進號安西鮮之轉補功曹舉綯自代人為員外散騎

侍郎

蓋聞知賢弗推臧文所以竊位宣子能讓晉國以之
後寧鮮之猥承人乏謬蒙過眷既恩以義隆遂再叨
非服知進之難屢以上請然自退之志未獲暫申夙

夜懷冰敢忘其懼伏見行參軍謝綯清悟審正理懷
通美居以端右雖未足舒其采章升庸以漸差可以
位擬人請乞愚短甘充下列授為賢牧實副羣望

宋書

上武帝啓

伏承明日見南蠻是四廢日來月朔好不審可從否

武帝答

勞足下勤至吾初不擇日

殷芸小說

諫武帝北討表

高祖宋國初建鮮之轉奉常佛佛虜陷關中義熙十二年復欲

北討鮮之表諫

伏思聖略深遠臣之愚管無所措其意然臣愚見竊

有所懷虜凶狡情狀可見自關中再敗皆是帥師違律非是內有事故致外有敗傷虜聞殿下親御六軍必謂見伐當重兵潼關其勢然也若陵威長驅臣實見其未易若輿駕頓洛則不足上勞聖躬如此則進退之機宐在孰慮賊不敢乘勝過陝遠懾大威故也今盡用兵之筭事從屈申遣師撲討而南夏清晏賊方懼將來未敢動若輿駕造洛而反凶醜更生揣量之心必啓邊戎之患此旣必然江南顛顛傾注輿駕忽聞遠伐不測師之深淺必以殿下大申威靈未還人情恐懼事又可推往年西征劉鍾危殆前年劫

盜破廣州人士都盡三吳心腹之內諸縣屢敗皆由勞役所致又聞處處大水加遠師民敝敗散自然之理殿下在彭城劫盜破諸縣事非偶爾皆是無賴凶慝凡順而撫之則百姓思安違其所願必爲亂矣古人所以救其煩穢正在于斯漢高身困平城呂后受匈奴之辱魏武軍敗赤壁宣武喪師枋頭神武之功一無所損况偏師失律無虧於廟堂之上者耶卽之事實非敗之謂惟齡石等可念耳若行也或速其禍反覆思惟愚謂不煩殿下親征小劫西虜或爲河洛之患今正宜通好北虜則河南安河南安則濟泗靜

伏願聖鑑察臣愚懷

請立學表

至於洙泗之教洋洋盈耳所以柔漸性情日用成器
國廢胄子之教家弛勸學之訓宜振起頽業以迴視
聽接光太陽燭之幽夜令欣流者濟津懷寶者剖和

祭牙文

絜牲先事薦茲敬祭崇牙既建義鋒增厲人鬼一揆
三才同契惟茲靈鑒庶必有察逆順幽辯忠孝顯節
使凶醜時殲主寧臣悅振旅上京凱歸西蕃神器增
暉四境永安

蔡廓

字子度濟陽考城人晉司徒謨曾孫晉
宋仕相國從事中郎入宋歷祠部尚書

復肉刑議

廓起家著作佐郎時桓玄
輔政議復肉刑廓上議

夫建封立法弘治稽化必隨時置制德刑兼施貞一
以閑其邪教禁以檢其漫灑湛露以膏潤厲嚴霜以
肅威晞風者陶和而安恬畏戾者聞憲而警慮雖復
質文迭用而斯道莫革肉刑之設肇自哲王蓋由曩
世風淳民多惇謹圖像既陳則機心冥戢刑人在塗
則不逞改操故能勝殘去殺化隆無為季末澆偽法
網彌密利巧之懷日滋恥畏之情轉寡終身劇役不
足止其姦况乎黥劓豈能反其善徒有酸慘之聲而

無濟治之益至於棄市之條寔非不赦之罪事非主
殺考律同歸輕重均科減降路塞鍾陳以之抗言元
皇所為留愍今英輔異讚道邈伊周雖閉否之運甫
開而遐遺之難未已誠宜明慎用刑愛民弘育申哀
矜以革濫移大辟于支體全性命之至重恢繁息於
將來使將斷之骨荷更榮於三陽于時之華監商颺
而知懼威惠俱宣感畏偕設全生拯暴於是乎在宋書
○建封晉書作建邦弘治稽化作弘政穆化漫
作慢膏雨作流潤冥輯作直輯主殺作手殺

鞠獄子孫下辭議

宋臺建廓為侍
中建議從之

鞠獄不宜令子孫下辭明言父祖之罪虧教傷情莫
此為大自今家人與囚相見無乞鞠之訴使民以明
伏罪不須責家人下辭宋書

與親故書

廓少子與宗字興宗幼為廓所重謂有
巴風與親故書歷中書監左光祿大夫

小兒四歲神氣似可不入非類室不與小人游故以
與宗為之名以興宗為之字南史

答妻郗氏書

廓兄軌為給事中奉軌如父公祿賞賜一皆
入軌有所資須悉從典者請焉從高祖在彭
城妻郗氏書求
夏服廓答書

知須夏服計給事自應相供無容別寄宋書

彈謝察奏

蔡廓彈事

兼司徒員外散騎常侍謝察應着絳袴而察披袴不以貫足有虧常體

荀伯子

潁川潁陰人晉驃騎將軍羨孫仕晉尚書祠部郎入宋歷御史中丞東陽太守有文

集行於世

上安帝論先朝封爵表

伯子遷尚書祠部郎義熙九年上表詔付門下

而衛瓘孫璵陳准孫茂先各上表自陳並不施行○羊祜兄玄孫太元中封鉅平侯以桓

玄黨國除

臣聞咎繇亡後臧文以為深歎伯氏奪邑管仲所以稱仁功高可百世不泯濫賞無崇朝宜許故太傅鉅

平侯祐明德通賢宗臣莫二勲參佐命功成平吳而後嗣闕然烝嘗莫寄漢以蕭何元功故絕世輒紹愚謂鉅平之封宜同鄴國故太尉廣陵公陳准黨翼孫秀禍加淮南竊發大國因罪為利值西朝政刑失裁中興復因而不奪今王道惟新豈可不大判臧否謂廣陵之國宜在削除故太保衛瓘本爵菑陽縣公既被橫禍及進弟秩始進蘭陵又轉江夏中朝公輔多非理終瓘功德不殊亦無緣獨受偏賞宐復本封以

正國章

後晉書作嗣宗臣莫二作國之宗工紹作繼孫秀作賊倫禍作害第秩作茅土公輔作名

臣未作謂宜罷其郡封復邑菑陽則與奪有倫善惡分矣○功成南史作功盛後嗣作享嗣

前散騎常侍江夏公衛璜自陳表

臣乃祖故太保瓘於魏成熙之中太祖文皇帝爲元
輔之日封蕭陽侯大晉受禪進爵爲公歷位太保摠
錄朝政于時賈庶人及諸王用事忌瓘忠節故楚王
瑋矯詔致禍前朝以瓘秉心忠正加以伐蜀之勲故
追封蘭陵郡公永嘉之中東海王越食蘭陵換封江
夏戶邑如舊臣高祖散騎侍郎璩之嫡孫纂承封爵
中宗元皇帝以曾祖故右衛將軍崇承襲逮於臣身
伏聞祠部郎荀伯子表欲貶降復封蕭陽夫趙氏之
忠寵延累葉漢祖開封誓以河山伏願陛下錄既往
之勲垂固極之施乞出臣表付外參詳

又穎川陳茂先自陳表

祠部郎荀伯子表臣七世祖太尉准禍加淮南不應
濫賞尋先臣以剪除賈謚封海陵公事在淮南遇禍
之前後廣陵雖在擾攘之際臣祖乃始蒙殊遇歷位
元凱後被遠外乃作平州而猶不至除國良以先勲
深重百世不泯故也聖明御世英輔係興曾無疑議
以爲濫賞臣以微弱未齒人倫加始勉視息封爵兼
嗣伏願陛下遠錄舊勲特垂矜察

論陳留零陵王位次表

伯子元嘉初遷散騎常侍本邑大中正上表從

伏見百官位次陳留王在零陵王上臣愚竊以為疑
昔武王剋殷封神農之後於焦黃帝之後於祝帝堯
之後於薊帝舜之後於陳夏後於杞殷後於宋杞陳
並為列國而薊祝焦無聞焉斯則褒崇所承優於遠
代之顯驗也是以春秋次序諸侯宋居杞陳之上考
之近世事亦有徵晉太始九年詔賜山陰公劉康子
弟一人爵關內侯衛公姬署宋侯孔紹子一人駙馬
都尉又太始三年太常上博士劉熹等議稱衛公署
於大晉在三恪之數應降稱侯臣以零陵王位宜在

陳留之上 並宋書○南史
孔紹子弟一人

論何尚之奏 太平御覽引元嘉起居
注伯子為御史中丞奏

左衛將軍何尚之公事每 **罽笠**有虧體制建野笠
於公門棄華繖而不御

裴松之 字世期河東聞喜人仕晉尚書祠部郎入
宋歷南琅邪太守國子博士進太中大夫

上禁立私碑表 松之晉義熙中為尚書祠部郎
以世立私碑有乖事實上表陳

之由是
並斷

碑銘之作以明示後昆自非殊功異德無以允應茲
與大者道動光遠世所宗推其次節行高妙遺烈可
紀若乃亮采登庸績用顯著敷化所莅惠訓融遠述

文系
牙卷九
詠所寄有賴鐫勒非斯族也則幾乎僭黷矣俗敝偽興華煩已久是以孔悝之銘行是人非蔡邕制文每有愧色而自時厥後其流彌多預有臣吏必爲建立勒銘寡取信之實刊石成虛偽之常真假相蒙殆使合美者不貴但論其功費又不可稱不加禁裁其敝無已以爲諸欲立碑者宜悉令言上爲朝議所許然後聽之庶可以防遏無徵顯彰茂實使百世之下知其不虛則義信於仰止道孚於來葉

使巡湘州上奏

元嘉三年遣使巡行天下松之以國子博士使湘州還奏

臣聞天道以下濟光明君德以廣運爲極古先哲后因心溥被是以文思在躬則時雍自治禮行江漢而化美斯遠故能垂大哉之休詠廓造周之盛則伏惟陛下神叡玄通道契曠代冕溼華堂聚心八表咨敬敷之未純慮明揚之靡暢清問下民哀此鰥寡渙焉大號周爰四達遠猷形於雅誥惠訓播乎遐陬是故率土仰詠重譯咸說莫不謳吟踊躍式銘皇風或有扶老携幼稱歡路左誠由亭毒既流故忘其自至千載一時於是乎在臣謬蒙銓任忝厠顯列猥以短乏思純八表無以宣暢聖旨肅明風化黜陟無序揆揚寡聞慙懼屏營不知所措奉二十四條謹隨事爲牒

伏見癸卯詔書禮俗得失一依周典每各為書還具條奏謹依事為書以繫之後

上三國志注表

松之為中書侍郎文帝使注陳壽三國志鳩集傳記增廣異聞

表上之上善之曰此為不朽矣

臣松之言臣聞智周則萬理自賓鑒遠則物無遺照雖盡性窮微深不可識至於緒餘所寄則必接乎粗迹是以體備之量猶曰好察邇言畜德之厚在於多識往行伏惟陛下道該淵極神超妙物暉光日新郁哉彌盛雖一貫墳典怡心玄頤猶復降懷近代博觀興廢將以總括前蹤貽誨來世臣前被詔使采三國

異同以注陳壽國志壽書銓叙可觀事多審正誠游覽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於略時有所脫漏臣奉詔尋詳務在周悉上搜舊聞傍撫遺逸按三國雖歷年不遠而事關漢晉首尾所涉出入百載注記分錯每多舛互其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並皆抄內以備異聞若乃紕繆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妄其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辯自就撰集以垂朞月寫校始訖謹封上呈竊惟績事以衆色成文審蜂以兼采為味

故能使絢素有章甘踰本質臣寔頑乏顧慙二物雖自罄厲分絕藻績既謝淮南食時之敏又微狂簡斐然之作淹留無成祇穢翰墨不足以上酬聖旨少塞愆責愧懼之深若墜淵谷謹拜表以聞隨用流汗臣松之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謹言

元嘉六年七月二十四日中書侍郎西鄉侯臣裴松之上

府公禮敬議

庾炳之出補錢唐令轉彭城王義康驃騎主簿未就徙為揚丞既未到府疑於府公禮敬下禮宜博議中書侍郎裴松之議從之

案春秋桓八年祭公從王后于紀公羊傳曰女在國

稱女此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推此而言則炳之為吏之道定於受命之日矣其辭已成在無外名器既正則禮亦從之且今宰牧之官拜不之職未接之民必有其敬者以既受王命則成君民之義故也吏之被救猶除者受拜民不以未見闕其被禮吏安可以未到廢其節乎愚懷所見宜執吏禮

答何承天書

江氏問甲兒先亡甲後亡嫡孫傳重未及中祥嫡孫又亡有次孫今當應服三年不何承天答曰甲既有孫不得無服三年者謂次孫宜持重也但次孫先以制齋練今得便易服當須中祥乃服練居聖室耳昔有問范宣云人有二兒大兒無子小兒有子疑於傳重宣

答小兒之子應服三年亦粗可依松之答承
天書承天復與司馬操書論其事操答之
 禮嫡不傳重傳重非嫡皆不加服明嫡不可二也范
 宣所云次孫本無三年之道若應為服後次孫宜為
 喪主終見三年而不得服三年之服也

司馬操

答何承天 操太常丞

有孫見存而以疎親為後則不通既不得立疎豈可
 遂無持重者此孫豈不得服三年耶嫡不傳重傳重
 非嫡自施於親服卑無關係孫為祖也

庾蔚之議

嫡孫亡無為後者今祖有眾孫不可傳重無主次子
 之子居然為持重范宣議是也嫡孫已服祖三年未
 竟而亡此重議已立正是不得卒其服耳猶父為嫡
 居喪而亡孫不傳重也次孫攝祭如徐邈所答何承
 天司馬操並云接服三年未見其據

裴駟 松之子南中郎外兵曹參軍

史記集解序

班固有言曰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
 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於天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
 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亦其

所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
斯已勤矣又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
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
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群
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
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
駟以爲固之所言世稱其當雖時有紕繆實勒成一
家摠其大較信命世之宏才也考較此書文句不同
有多有少莫辯其實而世之惑者定彼從此是非相
留真偽舛雜故中散大夫東莞徐廣研核衆本爲作

音義具列異同兼述訓解粗有所發明而殊恨省略
聊以愚管增演徐氏采經傳百家并先儒之說豫是
有益悉皆抄入刪其游辭取其要實或義在可疑則
數家兼列漢書音義稱臣瓚者莫知氏姓今直云瓚
曰又都無姓名者但云漢書音義時見微意有所裨
補譬彗星之繼朝陽飛塵之集華嶽以徐爲本號曰
集解未詳則闕弗敢臆說人心不同聞見異辭班氏
所謂疏略抵牾者依違不悉辯也愧非胥臣之多聞
子產之博物妄言末學蕪穢舊史豈足以關諸蓄德
庶賢無所用心而已

裴昭明 駟子歷祠部通直郎入齊終廣陵太守

太子婚納徵議 秦始皇中有司奏太子婚納徵用玉璧虎皮未詳何據昭明為太

學博士議從之參議加珪璋豹熊皮各二

禮納徵用皮為庭實鹿皮也晉太子納妃注以虎皮

二太元中公主納徵虎豹皮各一豈其謂婚禮不詳

王公之差故取虎豹文蔚以尊其事虎豹雖文而徵

禮所不言熊羆雖古而婚禮所不及珪璋雖美或為

用各異今宜準的經告凡諸僻謬一皆詳正 南齊書

何承天 東海鄉人晉末為西中郎參軍入宋歷御史中丞該覽書史猶精禮曆

陳滿誤射直帥議 承天義熙中為劉毅撫軍行參軍毅出行鄢陵縣史陳滿

射鳥箭誤中直帥雖不傷人處法棄市承天議

獄貴情斷疑則從輕昔驚漢文帝乘輿馬者張釋之

劾以犯蹕罪止罰金何者明其無心於驚馬也故不

以乘輿之重加以異制今滿意在射鳥非有心於中

人按律過誤傷人三歲刑况不傷乎微罰可也

尹嘉大辟事議 承天宋末初末為謝晦南蠻長史時有尹嘉者家貧母熊自以

身貼錢為嘉償責承天議

被府宣令普議尹嘉大辟事稱法吏葛滕籤母告子

不孝欲殺者許之法云謂違犯教令敬恭有虧父母

欲殺皆許之其所告惟取信於所求而許之謹尋事

原心嘉毋辭自求質錢爲子還責嘉雖虧犯教義而
熊無請殺之辭熊求所以生之而今殺之非隨所求
之謂始以不孝爲劾終於和賣結刑倚旁兩端母子
俱罪滕籤法文爲非其條嘉所存者大理在難申但
明教爰發矜其愚蔽夫明德慎罰文王所以恤下議
獄緩死中孚所以垂化言情則母爲子隱語敬則禮
所不及今捨乞宥之評依請殺之條責敬恭之節於
饑寒之隸誠非罰疑從輕寧失有罪之謂也愚以謂
降嘉之死以普春澤之恩赦熊之愆以明子隱之宜
則蒲亭雖陋可比德於盛明豚魚微物不獨遺於今

化

薄代公等補兵議

承天爲尚書殿中郎兼左丞
餘杭民薄道舉爲劫制同籍
暮親補兵道舉從弟代公道生等並爲大功
親非在補例法以母存爲暮親則子宜隨母
補兵承
天議

尋劫制同籍暮親補兵大功不在例婦人三從既嫁
從夫夫死從子今道舉爲劫若其叔尚存制應補謫
妻子營居固其宜也但爲劫之時叔父已沒代公道
生並是從弟大功之親不合補謫今若以叔母爲暮
親令代公隨母補兵既違大功不謫之制又失婦人
三從之道由於主者守暮親之文不辨男女之異遠

嫌畏負以生疑懼非聖朝恤刑之旨謂代公等母子並宜見原

孔邈奏御議故司徒掾孔邈奏事未御邈以喪殯議者謂不宜仍用邈名更以見

承天議官奏之宜也

既沒之名不合奏者非有它義正嫌於近不祥耳奏事一卻動經歲時盛明之世事從簡易曲嫌細忌皆應蕩除

丁况等久喪不葬議承天轉太子率更令時丹陽丁况等久喪不葬承天

議

禮所云還葬當時荒儉一時故許其稱財而不求備

丁况三家數十年中葬輒無棺槨實由淺情薄恩同

於禽獸者耳竊以為丁寶等同伍積年未嘗勸之以

義繩之以法十六年冬既無新科又未申明舊制有

何嚴切歛然相糾或由鄰曲分爭以興此言如聞在

東諸處比例既多江西淮北尤為不少若但適此三

人殆無整肅開其一端則互相恐動里伍縣司競為

姦利財賂既逞獄訟必繁懼虧聖明烹鮮之美臣愚

謂况等三家且可勿問因此附定制旨若民人葬不

如法同伍當即糾言三年除服之後不得追相告列

於事為宜列南史

上文帝安邊論表

承表上
安邊論

時索虜侵邊太祖訪羣臣威
戎御遠之譽承夫為御史中

伏見北藩上事虜犯青兗天慈降鑑矜此黎元博逮
羣策經綸戎政臣以愚陋預聞訪及竊尋獫狁告難
爰自上古有周之盛南仲出車漢氏方隆衛霍宣力
雖飲馬瀚海揚旂祈連事難役繁天下騷動委興負
海貲及舟車凶狡倔強未肯受弱得失報復裁不相
補宣帝末年值其乖亂推亡固存始獲稽服自晉喪
中原戎狄侵擾百餘年間未暇以北虜為念大宋啓
祚兩曜靈武而懷德畏威用是款納陛下臨御以來

羈縻遵養十餘年中貢譯不絕去歲三王出鎮思振
遠圖獸心易駭遂生猜懼背違信約深構携隙貪禍
恣毒無因自反恐烽燧之警必自此始臣素庸懦才
不經武率其管窺謹撰安邊論意及淺末懼無可採
若得詢之朝列辨覈同異庶或開引群慮研盡衆謀
短長畢陳當否可見其論曰

漢世言備匈奴之策不過二科武夫盡征伐之謀儒
生講和親之約課其所言牙有遠志加塞漠之外胡
敵掣肘必未能摧鋒引日規自開張當由往年冀土
之民附化者衆二州臨境三王出藩經略既張宏圖

將舉士女延望華夷慕義故昧于小利且自矜侈外示餘力內堅僞衆今若務存遵養許其自新雖未可羈致北闕猶足鎮靜邊境然和親事重當盡廟筭誠非愚短所能究言若追踪衛霍瀚海之志時事不等致功亦殊寇雖習戰未久又全據燕趙跨帶秦魏山河之險終古如一自非大田淮泗內實青徐使民有贏儲野有積穀然後分命方召總率虎旅精卒十萬使一舉盪夷則不足稍勤王師以勞天下何以言之今遺黎習亂志在偷安非皆恥爲左袵遠慕冠冕徒以殘害剝辱視息無寄故繼負歸國先後相尋虜旣不能校勝循理攻城略地而輕兵掩襲急在驅殘是其所以速怨召禍滅亡之日今若遣軍追討報其侵暴大剪幽冀屠城破邑則聖朝愛育黎元方濟之以道若但欲撫其歸附伐罪弔民則駿馬奔走不肯來征徒興巨費無損於彼復竒兵深入殺敵破軍苟陵患未盡則困獸思鬪報復之役將遂無已斯秦漢之末策輪臺之所悔也安邊固守於計爲長臣以安邊之計備在史策李牧言其端嚴尤申其要大略舉矣曹孫之霸才均智敵江淮之間不居各數百里魏捨合肥退保新城江陵移民南浹濡須之戍家停羨溪

及表陵之屯民夷散雜晉宣王以爲宜從江南以北
岸曹爽不許果亡祖中此皆前代之殷鑒也何者斥
堠之郊非畜牧之地非耕桑之邑故堅壁清野以俟
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敝雖時有古今勢有強弱保
民全境不出此塗要而歸之有四一曰移遠就近二
曰浚復城隍三曰纂偶車牛四曰計丁課仗良守疆
其田土驍帥振其風略蒐獵宣其號令俎豆訓其廉
恥縣爵以縻之設禁以威之徭稅有程寬猛相濟以
及十載民知義方然後簡將授旗揚旌雲朔風捲河
冀電掃嵩恒燕弧折卻代馬摧足秦首斬其右臂吳
蹄絕其左肩銘功於燕然之阿饗徒於金微之曲寇
雖亂亡有徵昧弱易取若天時人事或未盡符抑銳
俟機宜審其筭若邊戍未增星居布野勤惰異教貧
富殊資疆場之民多懷彼此虜在去就不根本業難
可驅率易在振蕩又狡虜之性食肉衣皮以馳騁爲
儀容以游獵爲南畝非有車輿之安宮室之衛櫛風
沐雨不以爲勞露宿草寢維其常性勝則競利敗不
羞走彼來忽驟而此已奔波且今春踰濟既獲其利
乘勝忸狀未虞天誅比及秋末容更迭死焮騎蟻聚
輕兵鳥集竝踐禾稼焚蕪閭井雖邊將多畧未審何

以禦之若盛師連屯廢農必衆馳車奔駟起役必遲散金行賞損費必大換土客戍怨曠必繁孰若因民所居並修農戰無動衆之勞有扞衛之實其爲利害優劣相縣也一曰移遠就近以實內地今青兗舊民冀州新附在界首者二萬家此寇之資也今悉河內徙青州民移東萊正昌北海諸郡太山以南南至下邳左沐右沂田良野沃西阻蘭陵北阨大峴四塞之內其號險固民性重遷闔於圍始無虜之時喜生咨怨今新被鈔掠餘懼未息若曉示安危居以樂土宜其歌抃就路視遷如歸二曰浚復城隍以增阻防舊秋冬收斂民人入保所以警備暴客使防衛有素也古之城池處處皆有今雖殫毀猶可修治粗計戶數量其所容新徙之家悉著城內假其經用爲之閭伍納稼築場還在一處婦子守家長吏爲師丁夫匹婦春夏佃牧寇至之時一城千室堪戰之士不下二千其餘羸弱猶能登陴鼓譟十則圍之兵家舊說戰士二千足抗羣虜三萬矣三曰纂偶車牛以飾戎械計千家之貲不下五百耦牛爲車五百兩參合鉤連以衛其衆設使城不可固平行趨險賊所不能干既已族居易可檢括號令先明民知夙戒有急徵發信宿

可聚四 曰計丁課仗勿使有關千家之邑戰士二千
隨其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習銘刻由已還保輸之
於庫出行請以自衛弓幹利鐵民不辦得者官以漸
充之數年之內軍用粗備矣臣聞軍國異容施於封
畿之內兵農並修在于疆場之表攻守之宜皆因其
習任其怯勇山陵洲陸之形寒暑溫涼之氣各由本
性易則害生是故戍申作師遠屯清濟功費既重詹
怨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即用彼衆之易也管子治齊
寄令在民商君爲秦設以耕戰終申威定霸行其志
業非苟任強實由有數梁用走卒其邦自滅齊用技
擊厥衆亦離漢魏以來茲制漸絕蒐田非復先王之
禮用兵徒逞耳目之欲有急之日民不知戰至乃廣
延賞募奉以厚秩發遽奔救天下騷然方伯刺史拱
手坐聽自無經略唯望朝廷遣軍此皆忘戰之害不
教之失也今移民實內浚治城隍族居聚處課其騎
射長吏簡試差品能不甲科上第漸就優別明其勲
才表言州郡如此則屯部有常不遷其業內護老弱
外通官塗朋曹素定同憂等樂情由習親親因事著
晝戰見貌足相識夜戰聞聲足相救斯教戰之一隅
先哲之遺術論者必以古城荒毀難可修復今不謂

頓便加功整麗如舊但欲先定民營其間術墉壑存者因而即之其有毀缺權時柵斷足以禦彼輕兵防遏游騎假以方將漸就只立車牛之賦課仗之宜攻守所資軍國之要今因民所利導而率之耕農之器為府庫之寶田蠶之氓兼城之用千家總倍旅之兵萬戶具全軍之衆兵強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比於優復隊伍坐食廩糧者不可同年而校矣今承平來久邊令弛縱弓箠利鐵既不都斷往歲棄甲垂二十年課其所住理應消壞謂宜申明舊科嚴加禁塞諸商賈往來幢隊挾藏者皆以軍法治之又界上嚴

立關候杜廢閒蹊城保之境諸所課仗並加雕鐫別造程式若有遺鏃亡刃及私為竊盜者皆可立驗於事為長又鉅野湖澤廣大南通洙泗北連青齊有舊縣城正在澤內宜立式修復舊堵利其埭遏給輕艦百艘寇若入境引艦出戰左右隨宜應接據其師津毀其航漕此以利制車運我所長亦徹敵之要也

宋書○表陵通典作襄陽非畜牧之下有多所轉戰四字古今作通否牛作馬北海諸郡以下有兗州冀州人移六字於庫作武庫任作銓成申作師下有怨起及瓜今若以荆吳銳師十一字詹怨作嗟苦聚處下有村里比次四字騎射下有通其風俗四字

上白鳩頌表

元嘉十八年八月會稽山陰商世寶獲白鳩眼足並赤揚州刺史始

興王濬以獻承天爲太子率更令撰頌表上

謹考尋先典稽之前志王德所覃物以應顯是以玄扈之鳳昭帝軒之鴻烈艷宮之雀徵姬文之徽祚伏惟陛下重光嗣服永言祖武洽惠和於地絡燭皇明於天區故能九服混心萬邦含愛員神降祥方祗薦裕休珍雜沓景瑞畢臻去七月上旬時在昧旦黃暉洞照宇宙開朗微風協律甘液灑津雖朱晃瑰瑋于運衡榮光圖靈于河紀茂以尚茲臣不量卑情竊慕擊轅有作相杵成謳近又豫白鳩之觀日翫竒偉心懽盛烈謹獻頌一篇野思古拙意及庸陋不足以發

揮清英敷讚幽旨瞻前顧後亦各其志謹冒以聞其白鳩頌曰三極協精五靈會性理感冥符道實玄聖於赫有皇先天配命朝景升躔八維同映休祥載臻榮光播慶宇宙照爛日月光華陶山練澤是生柔嘉回龙表粹離穗合柯翩翩者鳩亦皎其暉理翮台嶺揚鮮帝畿

匪德莫歸暮從儀鳳棲閣廕闈

丞哉明后昧旦乾乾惟德之崇其峻如山惟澤之贍其潤如淵禮樂四達頌聲遐宣窮髮納貢九譯導言伊昔唐萌愛逢慶祚余生既辰而年之暮提心命羣式歌王度晨晞永風夕漱甘露思樂靈基不遐有固

上元嘉新曆表

太祖頗好曆數承天爲太子率更令私撰新法元嘉二十年表

上詔付外詳太史令錢樂之兼丞嚴粲及員外散騎郎皮延宗並有駁難承天乃改新法依舊術不復每月定大小餘如延宗所難太史所上有司奏用之詔可

臣授性頑情少所關解自昔幼年頗好曆數耽情注意迄於白首臣亡舅故祕書監徐廣素善其事有既往七曜曆每記其得失自泰和至太元之末四十許年臣因比歲考校至今又四十載故其疎密差會皆可知也夫圓極常動七曜運行離合去來雖有定數以新故相涉自然有毫末之差連日累歲積微成著是以虞書著欽若之典周易明治曆之訓言當順天

以求合非爲合以驗天也漢代雜候清臺以昏明中星課日所在雖不可見月盈則蝕必當其衝以月推日則躔次可知焉捨易而不爲役心於難事此臣所不解也堯典云日永星火以正仲夏今季夏則火中又宵中星虛以殷仲秋今季秋則虛中爾來二千七百餘年以中星檢之所差二十七八度則堯冬令至日在須女十度左右也漢之太初曆冬至在牽牛初復漢四分及魏景初法同在斗二十一臣以月蝕檢之則景初今之冬至應在斗十七又史官受詔以土圭測景考校二至差三日有餘從來積歲及交州所

上檢其增減亦相符驗然則今之二至非天之二至也天之南日在斗十三四矣此則十九年七閏數微多差復改法易章則用算滋繁宜當隨時遷革以取其合案後漢志春分日長秋分日短差過半刻尋二分在二至之間而有長短因識春分近夏至故長秋分近冬至故短也楊偉不悟即用之上曆表云自古及今凡諸曆數皆未能並已之妙何此不曉亦何以云是故臣更建元嘉曆以六百八爲一紀半之爲度法七十五爲室分以建寅之月爲歲首雨水爲氣初以諸法閏餘一之歲爲章首冬至從上三日五時日之所在移舊四度又月有遲疾合朔月蝕不在朔望亦非曆意也故元嘉皆以盈縮定其小餘以正朔望之日伏惟陛下允迪聖哲先天不違劬勞庶政寅亮鴻業究淵思於往籍探妙旨於未聞窮神知化罔不該覽是以愚臣欣遇盛明効其管穴伏願以臣所上元嘉法下史官考其疎密若謬有可採庶或補正闕謬以備萬分

文帝詔

何承天所陳殊有理據可付外詳之
太史令錢樂之兼丞嚴粲奏

太子率更令領國子博士何承天表更改元嘉曆法以月蝕檢今冬至日在斗十七以上圭測影知冬至已差三日詔使付外檢署以元嘉十一年被救使考月蝕土圭測景檢署由來用偉景初法冬至之日日在斗二十一度少檢十一年七月十六日望月蝕加時在卯到十五日四更二唱丑初始蝕到四唱蝕既在營室十五度末景初其日日在軫三度以月蝕所衝考之其日日應在翼十五度半又到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望月蝕加時在酉到亥初始食到一更三唱蝕既在鬼四度景初其日日在女三以衝考之其

日日應在牛六度半又到十四年十二月十六日望月蝕加時在戌之半到二更四唱亥末始蝕到三更一唱食既在井三十八度景初其日日在斗二十五以衝考之其日日應在斗二十二度半到十五年五月十五日望月蝕加時在戌其日月始生而已蝕先已生四分之一格在斗十六度許景初其日日在井二十四考取其衝其日日應在井二十又到十七年九月十六日望月蝕加時在子之少到十五日未二更一唱始蝕到三唱蝕十五分之十二格在昴一度半景初其日在房二以衝考之則其日日在氏十三

度凡此五蝕半以月衝一百八十二度半考之各至之日日並不在斗二十一度少並在斗十七度半間悉如承天所上又去十一年起以土圭測景其年景初法十一月七日冬至前後陰不見影到十二年十一月初法十一月十八日冬至其十五日影極長到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冬至共二十六日影極長到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冬至其前後並陰不見到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冬至十八日影極長到十六年十一月二日冬至其十月二十九日影極長到十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冬至其十日影極長到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冬至二十一日影極長到十九年十一月六日冬至其三日影極長到二十年十一月十六日冬至其前後陰不見影尋校前後以影極長爲冬至並差三日以月蝕檢日所在已差四度土圭測影冬至又差三日今之冬至乃在斗十四間又如承天所上又承天法每月朔望及弦皆定大小餘於推交會時刻雖審皆用盈縮則月有頻三大頻二小比舊法殊爲異舊日蝕不唯在朔亦有在晦及二日公羊傳所謂或失之前或失之後愚謂此一條自宜仍舊

員外散騎郎皮延宗又難

承天若晦朔定大小餘紀首值盈則退一日便應以故歲之晦為新紀之首

有司奏用何承天曆

治曆改憲經國盛典爰及漢魏屢有變革良由術無常是取協常時方今皇猷載暉舊域光被誠應綜覈晷度以播維新承天曆術合可施用

奏上尚書

元嘉二十一年承天奏從之

今既改用元嘉曆漏刻與先不同宜應改革按景初曆春分日長秋分日短相承所用漏刻冬至後晝漏率長於冬至前且長短增減進退無漸非唯先法不

精亦各傳寫謬誤今二至二分各據其正則至之前後無復差異更增舊刻參以晷影刪定為經損改用二十五箭請臺勒漏郎將考驗施用

議海鹽公主母服奏

元嘉二十三年承天白衣領御史中丞奏議詔敬叔

白衣領職餘如奏

尚書刺海鹽公主所生母蔣美人喪海鹽公主先離婚今應成服撰儀注參詳宜下二學禮官博士議公主所服輕重大學博士顧雅議今既咸用士禮便宜同衰齊削杖布帶疎履菴服畢心喪三年博士周野王議又云今諸王公主咸用士禮譙王衡陽王為所

生太妃皆居重服則公主情理亦宜家中碁服爲允其博士庾邃之顏測殷明王淵之四人同雅議何憒王羅雲二人同野王議如所上臺案今之諸王雖行士禮是施於傍親及自己以下至於爲帝王所厭猶一依古典又永初三年九月符修儀亡廣德三公以餘尊所厭猶服大功海鹽公主體自宸極當上厭至尊豈得遂服臺據經傳正文并引事例依源貴失而博士顧雅周野王等悍不肯怙方稱自有宋以來皇子蕃王皆無厭降同之士禮著于故事總功之服不廢於末戚顧獨貶於所生是申其所輕奪其所重奪

其所重豈緣情之謂臺伏尋聖朝受終于晉凡所施行莫不上稽禮文兼用晉事又太元中晉恭帝時爲皇子服其所生陳氏練冠縹緣此則前代施行故事謹依禮文者也又廣德三公主爲所生母符修儀服大功此先君餘尊之所廢者也元嘉十三年第七皇子不服曹婕妤止于麻衣此厭乎至尊者也博士既不據古又不依今背違施行見事而多作浮辭自衛乃云五帝之時三王之季又言長子去斬衰除禫杖皆是古禮不少今世博士雖復引此諸條無救於失又詰臺云蕃國得遂其私情此義出何經記臣案南

譙衡陽太妃並受朝命爲國小君是以三王得遂其服豈可爲美人比例尋蕃王得遂者聖朝之所許也皇子公主不得申者由有厭而然也臺登重更責失制不得過十日而復不酬荅既被摧攝二三日甫輸怙辭雖理屈事窮猶聞義恥服臣聞喪紀有制禮之大經降殺攸宜國家舊典古之諸侯衆子猶以尊厭况在王室而欲同之士庶此之僻謬不俟言而顯太常統寺曾不研却所謂同乎矣者亦未得之宜加裁正弘明國典謹案太學博士顧雅國子助教周野王博士王羅雲顏測殷明何惓王淵之前博士遷員外散騎侍郎顧邃之等咸蒙抽飾備位前疑既不謹守舊文又不審據前准遂上背經典下違故事率意妄作自造禮章太常臣敬叔位居宗伯問禮所司騰述往反了無研却混同茲失亦宜及咎請以見事並免今所居官解野王領國子助教雅野王初立議乖舛中執捍愆失未違十日之限雖起一事合成三愆羅雲掌押捍失三人加禁固三年

混天象體論

詳尋前說因觀渾儀研求其意有悟天形正圓而水居其半地中高外卑水周其下言四方者東曰暘谷

日之所出西曰濛汜日之所入莊子又云北溟有魚
化而爲鳥將徙於南溟斯亦古之遺記四方皆水證
也四方皆水謂之四海凡五行相生水生於金是故
百川發源皆自山出由高趣下歸注于海日爲陽精
光曜炎熾一夜入水所經焦竭百川歸注足以相補
故旱不爲減浸不爲益又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三
百四分之七十五天常西轉一日一夜過周一度南
北二極相去一百一十六度三百四分度之六十五
疆即天經也黃道衰帶赤道春分交于奎七度秋分
交于軫十五度冬至斗十四度半疆夏至井十六度
交于軫十五度冬至斗十四度半疆夏至井十六度
半從北極扶天而南五十五度疆則居天四維之中
最高處也即天頂也其下則地中也

社頌

余以永初三年八月太社聊爲此文實惟陰祇稷爲
穀元率育萬類協靈旻乾霸德方將世號共工廠有
才子寔曰句龍稱物平賦百姓喜雍唐堯救災決河
疏江棄亦播植作乂萬邦克配二祀以報勤庸勤庸
伊何厚哉生民倉廩旣實神節斯因人亦有言物用
思人矧乃大德功被陶鈞豈伊百世萬代不泯蒸哉

帝王肇建皇極體國經野設官分職峩峩二社列幹
比殖歲云其秋晷漏均程牲牢既潔嘉薦惟馨

釋奠頌

初學記

乃昔孔顏夢周希虞自天由美異代同符經修講治
研幾識理道貴崇業降尊尚齒

地贊

九州攸同時惟禹跡爰及後代疆分里析貢則屢遷
名猶不易

饒歌詩序

聲音抑揚精妙瑰瑋世亦不易言也

孫康

長兼尚書左丞南陽縣侯

團扇銘

有圓者扇誕此秀儀晞露散霧擬日定規朗姿玉暢
惠風時披

宋文紀卷第十

晉陽張焯

燕中周維新

訂閱 江東梅鼎祚纂輯

謝靈運

小字客兒陳郡陽夏人晉車騎玄之孫襲封康樂公文章之美江左莫逮仕晉秘書丞入宋歷轉太子左衛率出為永嘉太守臨川內史坐狂悖徙廣州棄市

撰征賦序

靈運義興中為黃門侍郎高祖北征奉使慰勞於彭城作撰征賦

蓋聞昏明殊位貞晦異道雖景度回革亂多治寡是故升平難於恒運剥喪易以橫流皇晉受命河汾來遷吳楚數歷九世年踰十紀西秦無一援之望東周有三辱之憤可為積禍纏釁固以久矣况乃陵瑩幽

翳情敬莫遂日月推薄帝心彌遠慶靈將升時來不
爽相國宋公得一居貞回乾運軸內匡寰表外清遐
陬每以區宇未統側席盈慮值天祚悠興昧弱授機
龜筮元謀符瑞景徵於是仰祗俯協順天從兆興止
戈之師躬躉勞之討以義熙十有二年五月丁酉敬
戒九伐申命六軍治兵于京畿次師于汜上雲檣千
艘雷輜萬乘羽騎盈塗飛旂蔽日別命羣帥誨謨惠
策法竒於三略義祕於六韜所以鈎棘未曜殞前禽
於金墉威弧始發走釵隼於滑臺曾不踰月二方獻
捷宏功懋德獨絕古今天子感東山之劬勞慶格天
之光大明發興於鑿窟使臣遵于原隰余攝官承乏
謬充殊役皇華愧於先雅靡監頓于征人以仲冬就
行分春反命塗經九守路踰千里沿江亂淮溯薄泗
汜詳觀城邑周覽丘墳眷言古迹其懷已多昔皇祖
作藩受命淮徐道固苞桑勲由仁積年月多歷市朝
已改未爲洪業纏懷清曆於是采訪故老尋履往迹
而遠感深慨痛心殞涕遂寫集聞見作賦撰征俾事
運遷謝託此不朽

山居賦序

靈運少帝時出守永嘉稱疾去職移籍會稽修營別業傍山帶江盡幽居

之美作山居

賦并自注

古巢居穴處曰巖棲棟宇居山曰山居在林野曰丘園在郊郭曰城傍四者不同可以理推言心也黃屋實不殊於汾陽即事也山居良有異乎市廛抱疾就閒順從性情敢率所樂而以作賦揚子雲云詩人之賦麗以則文體宜兼以成其美今所賦既非京都宮觀遊獵聲色之盛而敘山野草木水石穀稼之事才乏昔人心放俗外詠於文則可勉而就之求麗邈以遠矣覽者廢張左之艷辭尋臺皓之深意去飾取素儻值其心耳意實言表而書不盡遺迹索意託之有賞

羅浮山賦序

客夜夢見延陵茅山在京之東南明且得洞經所載羅浮山事云茅山是洞庭口南通羅浮正與夢中意相會遂感而作羅浮山賦

歸塗賦序

昔文章之士多作行旅賦或欣在觀國或怵在斥徒或述職邦邑或羈役戎隙事由于外興不自己雖高才可推求懷未愜今量分告退反身草澤經塗履運用感其心

感時賦序

夫逝物之感有生所同積年致悲時思其速豈能忘
懷迺作斯賦

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序

魏太子

建安末余時在鄴宮朝遊夕讌究歡愉之極天下良
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今昆弟友朋二三諸彥
共盡之矣古來此娛書籍未見何者楚襄王時有宋
玉唐景梁孝王時有鄒枚嚴馬遊者美矣而其主不
文漢武帝時徐樂諸才備應對之能而雄猜多忌豈
獲晤言之適不誣方將庶必賢於今日爾歲月如流

零落將盡撰文懷人感往增愴

王粲

家本秦川貴公子孫遭亂流寓自傷情多

陳琳

袁本初書記之士故述喪亂事多

徐幹

少無宦情有箕穎之心事故仕世多素辭

劉楨

卓犖偏人而文最有氣所得頗經奇

應瑒

汝潁之士流離世故頗有飄薄之歎

阮瑀

管書記之任故有優渥之言

平原侯植

公子不及世事但美遊遊然頗有憂生之嗟

述祖德詩序

太元中王父龕定淮南負荷世業尊主隆人遠賢相
徂謝君子道消拂衣蕃岳考卜東山事同樂生之時
志期范蠡之舉

謝封康樂侯表

靈運祖玄晉太元中封康樂郡公安帝時靈運降封襲侯

昔強氏暴虐恃僭歷紀旣噬五都志吞六合遂陷沒
西河傾覆南漢凌藉紀郢跨越淮泗于時策盡惟疑
地險已謝咸思君臣同泯有生無餘亡祖奉國威靈
董符戎重盡心所事尅黜禍亂功叅盤鼎胙土南服
逮至臣身值遭泰路日月改暉榮落代運輸稅唐化
生幸無已不悟天道下濟鴻均曲成迺眷遐績式是
興微分虎鈿龜復顯茅土鳴玉拖紱班景元勛澤洽
往德恩覃來胤永惟先蹤遠感崩結豈臣尪弱所當
忝承臣聞至公無私甄善則一皇恩遠被殘代可侔
是以信陵之賢簡在高祖之心望諸之道復獲隆漢

之封觀史嘆古欽茲盛美豈謂榮渥近霑微躬傾宗
殞元心識其會酌恩荅厚罔知所由

詣闕上自理表

靈運為秘書監解職東還鑿山
浚湖功役無已嘗自始寧南山

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從者數百人在會稽亦
多徒衆驚動縣邑顛為太守與靈運積構讐
隙乃表其異志發兵自防靈運詣闕上表自
理太祖以靈運為臨川內史在郡遊放不異
未嘉為有司所糾徒付
廣州尋于廣州棄市

臣自抱疾歸山于今三載居非郊郭事乖人間幽棲
窮巖外緣兩絕守分養命庶畢餘年忽以去月二十
八日得會稽太守臣顛二十七日疏云比日異論噂
嘈此雖相了百姓不許寂默今微為其防披疏駭惋

不解所由便星言奔馳歸骨陛下及經山陰防衛彰

赫彭排馬槍斷絕衢巷偵羅縱橫戈甲竟道不知微

臣罪為何事及見顛雖曰見亮而裝防如此唯有罔

懼臣昔忝近侍豫蒙天恩若其罪迹炳明文字有證

非但顯戮司敗以正國典普天之下自無容身之地

今虛聲為罪何酷如之夫自古讒謗聖賢不免然致

謗之來要有由趣或輕死重氣結黨聚羣或勇冠鄉

邦劍客馳逐未聞俎豆之學欲為逆節之罪山棲之

士而構陵上之疊今影迹無端假謗空設終古之酷

未之或有匪忝其生實悲其痛誠復內省不疚而抱

理莫申是以牽曳疾病束骸歸欵仰憑陛下天鑒曲臨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臣憂怖彌日羸疾發動尸存恍惚不知所陳

勸伐河北書

靈運徵爲秘書監多稱疾不朝太祖諷令表陳賜假東歸臨行上書

自中原喪亂百有餘年流離寇戎湮沒殊類先帝聰明神武哀濟群生將欲盪定趙魏大同文軌使乂凋反於正化偏俗歸於華風運謝事乖理違願絕仰德抱悲恨存生盡况陵塋未幾凶虜伺隙預在有識誰不憤歎而景平執事竝非其才且遘紛京師豈慮託付遂使孤城窮陷莫肯拯忠烈囚朔漠繇河三千翻

爲寇有晚遣鎮戍皆先朝之所開拓一旦淪亡此國恥宜雪被於近事者也又北境自染逆虜窮苦備罹徵調賦歛靡有止已所求不獲輒致誅殞身禍家破闔門比屋此亦仁者所謂傷心者也咸云西虜舍末遠師隴外東虜乘虛呼可掩襲西軍旣反得據關中長圍咸陽還路已絕雖遣救援停住河東遂乃遠討天城欲爲首尾而西寇深山重阻根本自固徒棄巢窟未足相拯師老於外國虛於內時來之會莫復過此觀兵燿威實在今日若相持未已或生事變忽值新起之衆則異於今苟垂其時難爲經略雖兵食倍

多則萬全無必矣又歷觀前代類以兼弱爲本古今
聖德未之或殊豈不以天時人事理數相得與亡之
度定期居然故古人云旣見天殃又見人災乃可以
謀昔魏氏之疆平定荆冀乃乘袁劉之弱晉氏之盛
拓開吳蜀亦因葛陸之衰此皆前世成事著於史策
者也自羌平之後天下亦謂虜當俱滅長驅滑臺席
卷下城奪氣喪魄指日就盡但長安違律潼關失守
用緩天誅假延歲月日來至今十有二載是謂一紀
曩有前言况五胡代數齊世虜期餘命盡於來年自
相攻伐兩取其困卞莊之形驗之今役仰望聖澤有
若飢渴注心南雲爲日已久來蘇之冀實歸聖明此
而弗乘後則未兆即日府藏誠無兼儲然凡造大事
待國富兵強不必乘會於我爲易責在得時器械旣
充衆力粗足方於前後乃當有優常議損益久證冀
州口數百萬有餘田賦之沃著自貢典先才經創基
趾猶存澄流引源桑麻蔽野疆富之實昭然可知爲
國長久之計孰若一往之費耶或懲關西之敗而謂
河北難守二境形勢表裏不同關西雜居種類不一
昔在前漢屯軍霸上通火甘泉况乃遠戍之軍值新
故交代之際者乎河北悉是舊戶差無雜人連嶺判

阻三關作隘若遊騎長驅則沙漠風靡若嚴兵守塞
 則冀方山固昔隴西傷破鼃錯與言匈奴慢侮賈誼
 憤歎方於今日皆為賒矣晉武中主耳值孫皓虐亂
 天祚其德亦由鉅平奉策荀賈折謀故能業崇當年
 區宇一統况今陛下聰明聖哲天下歸仁文德與武
 功竝震霜威並素風俱舉協以宰輔賢明諸王美令
 岳牧宣烈虎臣盈朝而天威遠命亦何敵不滅矧伊
 頑虜假日而已哉伏惟深機志務久定神謨臣卑賤
 側陋竄景巖穴實仰希太平之道傾覩岱宗之封雖
 乏相如之筆庶免史談之憤以此謝病京師萬無恨
 矣久欲上陳懼在觸置蒙賜恩假暫違禁省消渴十
 年常慮朝露抱此愚志昧死以聞

與廬陵王義真牋

靈運移籍會稽與隱士王弘之孔淳之等縱放為娛有終

焉之志弘之字方平琅邪人仕衛軍參軍解職家會稽上虞始寧汝川有佳山水依巖築室淳之字彥深魯人愛好墳籍居會稽剡縣阮萬齡尉氏人亦家剡縣末初及元嘉並徵不就淳之後起應命

會稽既豐山水是以江左嘉遯竝多居之但季世慕
 榮幽栖者寡或復才為時求弗獲從志至若王弘之
 拂衣歸耕踰歷三紀孔淳之隱約窮岫自始迄今阮
 萬齡辭事就閒纂成先業浙河之外栖遲山澤如斯

而已既遠同義唐亦激貪厲競殿下愛素好古常若
布衣每意昔聞虛想巖穴若遣一介有以相存真可
謂千載盛美也

與弟二首

聞惡道谿中九十九里有五十九灘王右軍遊此惡
道歎其奇絕遂書突星瀨于石

圖經麗水縣有惡道有突星瀨謝靈運與弟書永嘉記曰王右軍遊惡道歎其奇絕遂書突星瀨於石○見太平御覽永嘉記以下非謝書也

又

前月十二日至永嘉郡蠓不如鄞縣車螯亦不如北

海

遊名山志序

夫衣食生之所資山水性之所適今滯所資之累擁
其所適之性耳俗議多云歡足本在華堂枕崑激流
者乏於大志故保其枯槁余謂不然君子有愛物之
情有救物之能橫流之弊非才不治故有屈已以濟
彼豈以名利之場賢於清曠之域耶語萬乘則鼎湖
有縱轡論儲貳則嵩山有絕控又陶朱高揖越相留
侯願辭漢傳推此而言可以明矣 破石溪南二百
餘里又有石帆脩廣與破石等度質色亦同傳云古
有人以破石之半爲石帆故名彼爲石帆此名破石

永寧安固二縣中路東南便是赤石又枕海巫湖
三面悉高山枕水渚山溪澗凡有五處南第一谷今
在所謂石壁精舍 石門澗六處石門溯水上入兩
山口兩邊石壁右邊石巖下臨澗水 神子溪南山
與七里山分流去斤竹澗數里 華子岡麻山第三
谷故老相傳華子期者祿里先生弟子翔集此頂故
華子為稱也 桂林頂遠則嵬尖疆中 從臨江樓
步路南上二里餘左望湖中右傍長江 始寧又北
轉一汀十里直指舍下園南門樓自南樓百步許對
橫山 西南有石門山兩巖間微有門形故以為稱

瀑布飛瀉丹翠交曜 廬山

宋武帝詠

九有同悲四海等哀矧伊下臣思戀徘徊敢遵前典
式述聖徽乃作詠曰

舜潛歷巖高晦泗渚龍德而隱風積乃舉皇之遁世
屯難方阻眷此區寰閔爾淪胥太平之季權戚携薄
隆安之初主相蒙弱嶽牧糾虔朝廷紛錯妖橫乘隙
蛟噴鯨躍既擾奧區遂斥帝塵亂離斯瘼不後不先
寔賴明哲授手康旃紀度迴薄餘分成閏舊晉中微
偽楚籍釁躡彼潛機整此英陣推亡必朽固存斯振

盧循負險肆慝遐嶺殄我江豫迫我臺省民旣搖蕩
國將遷鼎乘騶歸轅式固皇境弘危濟險弭難釋殆
虎騎驚隰舟師漲海傾穴尋巢窮幽測昧昔去洛汭
息肩江沚世更十君年踰百祀國絕興復家成桑梓
荒默莫恤頽國誰恥夏典載禹九道是行商誥述湯
兼攻是并勤彼周流協此經營仗鉞伐鼓赫赫明明
乃敕衆師竟執戎昭誨以三略惠以六韜雲撤周京
席卷秦郊復禮前塋雪愧舊朝旣濟西關將旋東道
中憩徐豫兼應燕趙業盛曩代惠侔大造澤及四海
功格八表悠悠聲教絲絲川陸北獻氊裘南貢金竹

髻首冠弁穿胸斂服寒穴欣日巢栖玩屋匪惟遐譚
靈物偕就孰是人事自天所祐甘露芝草祥雲瑞宿
嘉禾連木素鳥皓獸昔之所感謳頌同音今之所應
幽顯一心宋充虞德晉猶唐欽曰總八紘于茲三齡
四維開張九流昭明敦儉務素欽賢愛萌制規作訓
闡教修經禮樂已甄雲雨未弘將陟井陘薄掃白登
北朔渴望飛旌衡軻東岱靈遲玉牒金滕天地不征
蒼生寡福已荷一遇棄我何速梁顛太頽甘殞以贖
同軌畢至率土咸哀殊方均服樂樂素練灑淚成雨
響叫如雷史臣考卜高山開基貞龜無遠遷靈有期

享皇擗標羣后崩悲孰云不戚痛百在茲惟祖之夕
 流火始變秋月未永飛漏急箭鳴簫哀噉金觴虛奠
 列駕長隧發輦華殿華殿既謝長隧是幸雙蓋躊躇
 六閑引領攀援容貌眷戀俄頃哀哀百僚長辭含哽
 奉教百朝執鞭王始從履五牧年歷十祀天光下濟
 謬蒙眷齒愧微刀筆頗預遊止垂幕侍講接筵餐理
 修曙朝夕登臺泛沼匪月匪日無晏無早如何一旦
 緬邈穹昊微容未遠聖靈超然收淚即路含戚何言
 風霜蕭瑟山海蒼茫地苦情矜節速心傷孰是幽哀
 實戀我皇情思如環護蘇豈忘

宋廬陵王誄

廬陵王義真與靈運情款異常構扇異同非毀執政徐羨之等患之

出為永嘉太守奏廢義真為庶人徙新安尋使人殺之靈運為之誄又有廬陵王墓下詩

事非淮南而痛深於中霧迹非任城而暴甚於仰毒
 託體皇極銜怨至盡豈惟有識傷慨故亦率土悽心
 益出罔已之悲以陳酸切之事云爾誄曰

哀哀君王終仁且德在枉無言即辜有默曾是忍虐
 古來一酷身微咎累痛踰醜毒何斯禍斯乃怨乃辱
 命如可延人百其贖矜急景之難留悼驚波之易淪
 自君王之冥漠歷彌稔於此春聆鳴禽之響谷視喬
 木之干雲咸感節而興悅獨懷悲而莫申侯射隼于

高墉赫王典以正刑服二辜于北狩致九伐于南荆
發酸痛于仁詔令寵贈于哀心布悽楚于帝言攄綢
繆于皇音

書秩銘

懷幽卷曠戢妙抱密用舍以道卷舒不失亮惟勤玩
無或暇逸

侍汎舟贊

汎鷁兮遊蘭池渚相委兮石參差日隱雲兮月照林
風遼冷兮水漣漪

謝惠連

靈運族弟與靈運等以文章賞會有才悟而輕薄仕彭城王法曹行參軍

祭周居士文

藝文為學生祭周居士文

維君陶造化之純元侔先哲之遐蹤體無事於高尚
蹈虛素乎中庸不臣天子不事諸侯公辟弗盼王命
匪酬窮歡極樂帶索被裘

祭禹廟文

謹遣左曹掾奉水土之羞敬薦夏帝之靈咨聖繼天
載誕英徽克明克哲知章知微運此宏謨卹彼民憂
身勞五岳形疲九州呱呱弗顧虔虔是欽物貴尺璧
我重寸陰乃錫玄圭以告成功虞數既改夏德乃隆
臨朝總政巡國觀風淹留稽嶺乃徂行宮恭司皇役

敬屬暉融神且略薦乃昭其忠

祭古冢文

并序

東府掘城北塹入丈餘得古冢上無封域不用塼甃以木爲槨中有一棺正方兩頭無和明器之屬材瓦銅漆有數十種多異形不可盡識刻木爲人長三丈可有二十餘頭初開見悉是人形以物棖撥之應手灰滅棺上有五銖錢百餘枚水中有甘蔗節及梅李核瓜瓣皆浮出不甚爛壞銘誌不存世代不可得而知也公命城者改埋於東岡祭之以豚酒旣不知其名字遠近故假爲之號曰冥漠君云爾

元嘉七年九月十四日司徒御屬領直兵令史統作城錄事臨漳令亭侯朱林具豚醪之祭敬薦冥漠君之靈恭總徒旅版築是司窮泉爲塹聚壤成基一槨旣啓雙棺在茲捨畚悽愴縱錘連灑芻靈已毀塗車餘節瓜表遺犀追惟夫子生自何代曜質幾年潛靈幾載爲壽爲夭寧顯寧晦銘誌湮滅姓字不傳今誰子後曩誰子先功名美惡如何蔑然百堵皆作十仞斯齊墉不可轉漚不可迴黃腸旣毀便房已頽循題興念撫俑增哀射聲垂仁廣漢流渥祠骸府阿掩骼

城曲仰羨古風爲君改卜輪移北隍窀穸東麓壙即
新營棺仍舊木合葬非古周公所存敬遵昔義還祔
雙魂酒以兩壺牲以特豚幽靈髣髴歆我犧樽嗚呼
哀哉

連珠

蓋聞獻技者易忽養德者難致是以子張重趼不獲
哀公之祿干木偃息不受文侯之位

蓋聞機心難澁不接異類淳德易孚可狎殊方是以
高羅舉而雲鳥降海人萃而水禽翔

蓋聞春蘭早芳實忌鳴鳩秋菊晚秀無憚繁霜何則
榮乎始者易悴貞乎末者難傷是以傳長沙而志沮
登金馬而名揚

蓋聞修己知足慮得其逸竟榮昧進志忘其審是以
飲滿腸而求安愈泰祿不務高而畏下滋甚

雪贊

藝文類聚

氣遍霜繁年豐雪積彼厲我和爾素子白其德懿矣
玩之庭隙權陋瑤臺暫踐盈尺

四海贊

九夷六蠻八狄七戎雕鏤異質裳羸殊風致之以德
車軌斯同

琴贊

嶧陽孤桐裁爲鳴琴體兼九絲聲備五音重華載揮以養民心孫登是玩取樂山林

白羽扇贊

唯茲白羽體此皎潔涼齊清風素同白雪揮之衿袖以御炎熱

仙人草贊

余之中園有仙人草焉春穎其苗夏秀其英秋有其實冬無彫色可謂貫四時而不改者也旣嘉其名而美其質染筆作詠庶以摠述云園有嘉草名曰仙人

曄曄煒煒莫莫臻臻穎發炎暑苗秀和春竒爾靈質乃植中隣

松贊

松惟靈木擬心雲端跡絕玉除形寄青巒子欲我知求之歲寒

目箴

氣之清明雙眸善識唯道是視瞻彼正直

口箴

宣納之由寔伊樞機唯舌是出馳駟安追差蹇千里君子慎微何用口爽信在甘肥

鮑照 字明遠東海人文辭瞻逸歷選中書舍人初為臨川王義慶國侍郎及臨川王子項鎮荆

州為前軍參軍子項舉兵敗遇害

為柳令謝驃騎表

臣言伏承詔書加臣驃騎將軍餘如故顧循空薄屢
墜成命仰當天寵伏抱慙灼臣素陋人本絕分望適
野謝山川之志輟耕無鴻鵠之歎宦希鄉部富期農
牧夙當昌朝早值恩洽天綱紛橫皇曆歸聖佐輪不
殷良馬未汗功半下列爵超上賞奮迹騰光參差駕
服翰起雲飛拂翼虹路雖曩之稅駕拖紫衿擔丹轂
方之微臣彼安足齒齊此而歸懼塵王度况遂頻煩

重彰濫越伏願天德曲成資始令終雨露之惠自華
及殞特屈慈獎降申愚固則綢繆之施復踰造物不
勝感躍惶駭之情謹拜表以聞

解褐謝侍郎表

臣照言臣孤門賤生操無烟迹鶉棲草澤情不及官
不悟天明廣矚騰滯援沉觀光幽節聞道朝年榮多
身限思非終報臣云云

謝秣陵令表 時為中書舍人

臣照言即日被尚書召以臣為秣陵令臣負鍤下農
執羈末皂情有局塗志無遠立邁命逢天得汙官牒

文紀 卷十
不悟恩澤無窮謬當獎試用謝刀筆猥承宰職豈是
聞儒所能克任今便抵召違離省闈係戀罔極不勝
下情謹拜表以聞

謝賜藥啓

臣衛躬不謹養命無術情淪五難妙謝九法颺落先
傷衰病早及遐 近臨猥委存卹癩同山嶽蒙靈藥
之賜惠非河間謬仙使之屈恩逾脯糗惠重帷席荷
對銜慙伏抱衿渥

謝永安令解禁止啓

臣田茅下第質非謝品志終四民希絕三仕邀世逢
辰謬及推擇恩成曲積榮秩兼過雖誓投織生昊天
罔極迄無犬馬孤慙星歲加以淪節雪颺沉誠欵晦
值天先燭幽神照廣察燥疊從宥與物更稟遂晞曬
陽春湔汰秋水綴翼雲條葺鮮决沼洗膽明日抃手
太平重甄再造含氣孰比不悟乾陶彌運復垂埏飾
驕迹升等改觀非服振纓珥筆聯承貴寵豈臣浮朽
所可恭從實非愚瞽所宜循踐瑣族易灰脆漏已迫
空荷載燾終責仰復飲冰肅事懷火畢命不勝屏營
之情謹啓事以聞

論國制啓

臣啓臣聞尺之量錦工者裁之衰丈之木繩墨在焉
事無巨細非法不行當今世間政睦藩國相望君舉
必書動成准式息躬聖壤十有餘載條制節文宜其
備矣諸王列封動靜兼該而竊見國之處事未盡善
臣之暗蔽私心有惜伏見彭城國舊制猶有數卷雖
多殊革大綱可依愚謂宜令掌故刊而撰之上著朝
典藩邦之度下揆國訓繁簡之誼傷酌州縣寬猛之
中章程久具未爲恒制豈伊今美乃足貴之將來臣
忝充直員脫以啓聞煩而非要伏追慙悚謹啓

謝上除啓

臣言被宣賜臣上除臣伏事日淺蒙荷已豐天澤所
及且喜且懼但臣自丁常桓來塗階級非所敢冀今
日榮願直爾不少冒乞停止上除伏望重許千穢悚
息

通世子自解

僕以常桓無用於世遭逢謬幸被受恩榮誠願論畢
久宜捐落仁眷篤終復獲淹停感今惟昔銜佩無已
但自無堪尸素累載腹心之愧寤寐爲憂今請解所
職願蒙矜許自奉清塵于茲六祀墜辰未往遺恩在
心執紙哽咽言不自宣

重與世子啓

奉還誨深承殷勤篤眷之重披讀未終悲愧交集僕以常人所蒙隆厚又應知退非適今日銜恩戀德用缺進心今者之請必願鑑許且僕棲遲無事咫尺館第餐稟風微非旦則夕居職還私兩者無異而于僕無用有以自處豈非仁念始終之惠重致于日彌深慙感

謝假啓二首

臣啓臣居家乏治上漏下濕暑雨將降有懼崩壓比欲完葺私寡功力板鍤陶塗必須躬役冒欲請假三十日伏願天恩賜垂矜許于啓復追悚息謹啓

臣啓臣夙患彌留病顧沉痾自近蒙歸頻更頓處日夜間困或數四委然一弊瞻景待化加以凶衰嬰遘慘悼終鮮兄弟仲由所哀臣實百罹孤苦風雨天倫同氣實惟一妹存沒永訣不獲計見封瘞泉壤臨送私懷感恨情痛兼深臣母年老經離憂傷服食淡羸耗增疾心計焦迫進退罔躡冒乞申假百日伏願天慈賜垂矜許臣違福履身事屯悴歎息和景掩淚春風執啓涕結伏追惶悚謹啓

奉始興王白紵舞歌詞啓

侍郎臣鮑照啓被教作白紵舞歌詞謹竭庸陋裁爲
四曲附啓上呈職方澳悴思塗猥局言旣無雅聲未
能文不足以宣贊聖旨抽拔妙實謹遣簡餘慙隨悚
盈謹啓

侍郎上疏

臣言臣北州衰淪身地孤賤衆善必達百行無一生
丁昌運自比人曹操乏端槩業謝成迹徂年空往瑣
心靡述褫轡投簪於斯終志束菜負薪期與相畢安
此定命忝彼公朝不悟乾羅廣收圓明兼覽雕瓠飾
笙備雲和之品潢汗流藻克金鼎之實鍛羽暴鱗復
見翻躍枯楊寒炭遂起烟華未識微躬猥能及此未
知陋生何以爲報祇奉恩命憂媿增灼不勝感荷屏
營之情謹詣閣拜疏以聞

謝解禁止疏

臣言被宣令解臣禁止天光鄭重不可勝逢飛走知
感矧臣人類臣聞獲過于神或憑尸祝以請得罪于
君可因左右而謝臣自惟孤賤盜幸榮級闡澀大誼
猖狂世禮竒非阮籍無保持之助才愧馮衍有鞅輾
之困自非聖明超然覽臣于視聽之外則今日渥澤
更成安遭來辰萎葉終先朝草小人歲暮知能何報

徒厚恩華憂懼歎息不任下情謹詣拜疏以聞

侍郎滿辭閣疏

臣言臣所居職限滿今便收迹金閨雲路從茲自遠
鮪鯨沉藏方絕光景祇戀遲迴結涕濡泗臣器杌窮
賤情嗜躡昧身弱涓斲地幽井谷本應守業墾畷
芻牧鷄圈豕以給征賦而幼性猖狂因頑慕勇釋擔
受書廢耕學文畫虎既敗學步無成反拙歸跂還陋
鷲雀日晏途遠塊然自喪加以無良根孤伎薄既同
馮衍負困之累復抱相如瘠渴之疾志逐軍離事與
曩合束馬埋輪絕游息世宿福餘慶爰邁聖明煦蒸
霜霰莩甲雲落得從下走叨迹人行操勒負羈班榮
扈隸矜愚訓短哀有弗及奉此而歸足以沒齒雖無
肌髮無報天德更冀營魂還能結草不勝感戀之情
謹詣闕拜疏奉辭以聞

轉常侍上疏

臣言即日被中曹板轉臣爲左常侍臣自惟常人觸
事無可謬被拔擢實惟光榮臣既無髣髴上報殊絕
之恩有分每豐其過前後輕重輒得原恕獎以君子
之方赦其不閑教訓大愆不責矜澤必加是臣所以
夙夜自念知遭遇之至深至厚也未冀未望便荷今

榮欣喜感悅不敢僞讓庶保終始身命爲初不勝下
情謹詣閣拜疏謝以聞
征北世子誕育上疏
臣等言臣聞本枝無疆布諸前典衆多彌貴信之華
封故德積則慶深業昌則祚廣伏承王子以中氣正
月鍾靈納和誕躬紫閣膺祚朱紱弧矢夙陳珪璋攸
覲雲光麗輝巖澤昭采嘉祥爰孚柔顏載睟凡在氓
隸莫不怵悅臣霑恩踰物慶倍自中不勝殊歡溢喜
謹奉表以聞

謝隨恩被原疏

臣言即日被曹宣命元統內外五刑以下浩澤盪汰
臣亦預焉得從漢律故謬之辨闇遭周典肆眚之科
大喜卒至非願所圖魚愕鷄睨且悚且慙臣誠下愚
不達義方然君尊臣恭豈同犬馬且常侍臣淵穆疏
草即臣所作助人爲恭猶加敬憶自己率禮寧敢慢
忘由臣悴賤可侮可誣曾參殺人臣豈無過寢病幽
栖無援朝列身孤節卑易成論破幸大明臨下仁道
毓物澤泊翺走臣覃末慶然古人有言楊者易生之
木也一人植之十人拔之無生楊矣何則植之者難
拔之者易况臣一植之功不立衆拔之過屢至同彼

風霜異此貞脆書稱天秩有禮易載神福在謙臣之
謙禮理謝福秩仰銜俯媿行歎坐戚即欲顛沛拜恩
下庭但臣病久柴羸不堪冒涉小得趨馳星駕登路
不勝荷佩之誠謹上疏以聞

皇孫誕育上疏

兼郎中令侍郎臣等言伏承東儲積慶皇孫誕育國
啓昌期民迎福運臺禁稱祉井廬相賀伏惟聖懷載
深鴻念不任下情謹詣閣上疏以聞

登大雷岸與妹書

吾自發寒雨全行日少加秋潦浩汗山溪猥至渡沂
無邊險徑遊棧石星飯結荷衣水宿旅客貧辛波路
壯闊始以今日食時僅及大雷塗登千里日踰十晨
嚴霜慘節悲風斷肌去親爲客如何如何向因涉頓
憑觀川陸遨神清渚流涕方曛東顧三洲之隔西眺
九派之分窺地門之絕景望天際之孤雲長圖大念
隱心者久矣南則積山萬狀爭氣負高含霞飲景參
差代雄凌跨長隴前後相屬帶天有匝橫地無窮東
則砥原遠隰亡端靡際寒蓬夕卷古樹雲平旋風匹
起思鳥羣歸靜聽無聞極視不見北則陂池潛演湖
脉通連葶蒿攸積菰蘆所繁栖波之鳥水化之蟲智

吞禹彊捕小號噪驚聒紛乎其中西則回江永指長
波天合滔滔何窮漫漫安竭創古迄今舳艫相接思
寫不測修靈浩蕩知其何故哉西南望廬山又特驚
異基壓江湖峯與辰漢連接上常積雲霞雕錦褥若
華夕曜巖澤氣通傳明散綵赫似絳天左右青靄表
裏紫霄從嶺而上氣甚金光半山以下純爲黛色信
可以神居帝郊鎮控湘漢者也若深洞所積溪壑所
射鼓怒之所衝擊湧瀆之所蕩滌則上窮荻浦下至
猗洲南薄燕瓜北極雷激削長埤短可數百里中騰
波觸天高浪灌日吞吐百川寫泄萬壑輕烟不流華
鼎振潛弱草朱靡洪漣隴蹙散渙長驚電透箭疾穹
溢崩聚坻飛嶺覆回沫冠山奔濤空谷礧石爲之摧
碎倚岸爲之墜落仰視大火俯聽波聲愁魄脅息心
驚慄矣至于繁化殊育詭質怪章則有江鷺海鴨魚
鮫水虎之類豚首象鼻芒鬚針尾之族石蟹土蚌燕
箕雀蛤之儔折甲曲牙逆鱗返舌之屬掩沙漲被草
渚浴雨排風吹滂弄翮夕景欲沉曉霧將合孤雛寒
嘯遊鴻遠吟樵蘇一歎舟子再泣誠足悲憂不可說
也風吹雷颺夜戒前路下弦內外望達所屆寒暑難
適汝專自慎夙夜戒護勿我爲念恐欲知之聊書所

文系
卷一
三六
觀臨塗草感辭意不周

河清頌 并序○元嘉中河濟俱清當時以爲美瑞照爲頌其序甚工

臣聞善談天者必徵象於人工言古者先考績於今
鴻羲以降遐哉邈乎鏤山嶽雕篆素昭德垂勳可謂
多矣而史編唐堯之功載格于上下樂登文王之操
稱於昭于天素狐玄真聿彰符命朴牛文螾爰定祥
曆魚鳥動色禾稚興讓皆物不盈皆而美溢金石頌
聲爲之而寢詩人於是不作庸非惑歟自我皇宋之
承天命也仰應龍木之精俯協龜水之靈君圍帝寶
粲爛瑰英固以業光曩代事華前德矣聖上天飛踐

極迄茲二十有四載道化周流玄澤汪濊地平天成
含生阜熙文同軌通表裏釐福曜德中區黎庶知讓
觀英遐外夷貊懷惠秩禮恤勤散露臺之金賑民舒
國傾御邸之粟約違迫脅奢去甚泰讌無留飲畎不
盤樂物色異人優游鯁直顯靡失心幽無怨魄精炤
日月事洞天情故不勞仗斧之使號令不肅而自嚴
無辱鳳舉之事靈怪不名而自彰萬里神行飈塵不
起農商野廬邊城偃柝冀馬南金填委內府馴象棲
爵充羅外苑阿紈纂組之饒衣覆宗國魚鹽杞梓之
利侑贍荒遐士民殷富繁軼五陵宮宇宏麗崇冠三

川閭閻有盈歌吹無絕朱輪疊轍華冕重肩豈徒世
無窮人民獲休息朝呼韓罷酷鐵而已哉是以嘉祥
累仍福應尤盛青丘之狐丹穴之鳥栖阿閣遊禁園
金芝九莖木禾六秀銅池發膏畝腴宜以謁薦宗廟
和協律呂烟霏霧集不可勝紀然而聖上猶夙興昧
旦若有望而未至宏規遠圖如有追而莫及神明之
貺推而弗居也是以琬碑鏐檢盛典蕪而不治朝紳
省方大化抑而未許崇文協律之士蘊儻頌於外坐
朝陪宴之臣懷揄揚於內三靈佇睠九壤注心既有
日矣歲宮乾維月纏蒼陸長河巨濟異源同清澄波
萬壑潔瀾千里斯誠曠世偉觀昭啓皇明者也語曰
影從表瑞從德此其效焉宣尼稱鳳鳥不至河不出
圖傳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皆傷不可見者也然則
古人所未見者今殫見之矣孟軻曰千載一聖是旦
暮也豈不信哉夫四皇六帝樹聲長世大寶也澤浸
羣生國富刑清鴻德也制禮裁樂惇風遷俗文教也
誅箠錫黜束纓象闕武功也鳴禽躍魚滌穢河渠至
祥也大寶鴻德文教武功其崇如此幽明同贊民祗
與能厥應如彼唯天爲大堯實則之皇哉唐哉疇與
爲抑又聞之勢之所覃者淺則美之所傳者近道之

所感者深則慶之所流者遠是以豐功躋命潤色騰
策盛德形容藻被歌頌察之上代則奚斯吉甫之徒
鳴玉鑾於前視之中古則相如王褒之屬馳金羈於
後絕景揚光清埃繼路故班固稱漢成之世奏御者
千有餘篇文章之盛與三代同風由是言之斯乃臣
子舊職國家通議不可輟也臣雖不敏敢不勉乎乃
作頌曰

窺刊崩石摺逸殘竹巢風寂寥義埃綿邈鉅生大年
瞻學淵聞輦繡成景粉績顓軒徒翫井科未覩天河
亘古通今明鮮晦多千齡一見書史登歌旋我皇駕

揆景方塗凌周躡殷蹶唐轢虞如彼七緯累璧重珠
高祖撥亂首物定靈更開天地再鑄羣生帝御三傑
龍步入垓朔南暨教海北騰聲淪深格高浹遐洞冥
龜鼎遷宋玄圭告成大明方微鴻光中微聖命誰堪
皇曆攸歸謀從筮協神與民推廣旗西映紫蓋東輝
納瑞螭玉升政衡機金輪豹飾珠冕龍衣正位北辰
垂拱南面天下何思日用罔倦復禮歸仁觀恒通變
一物有違戚言毀膳非躬簡法厚下安宅謙德彌光
損道滋益孝崇享祀勤隆耕籍饘酎秋羊封堊春酪
嬰耄兼梁鰥孤重帛體由學染俗以教遷禮導刑清

樂鬯風宣分衢讓齒折訟推田野旌伏彥朝賞登賢
儒訓優柔武節焱鷲文憲精弘戎容犀利樞鈐明審
程獲周備吏礪平端民差幸覲桴鼓凝埃烽驛垂轡
銷我長劔歸爲農器閩外水鄉鄣表炎國隴首西南
渤尾東北施施嶺丹渾渾泉黑移琛雲勉轉集邛焚
狼歌薦功鳥譚陳德治博化光民阜財盛斑白行謠
清綺高詠雲表幽和物章明慶麗植雕質蠢行藻性
仁草晨苒德宿宵映海無隱颺山有黃落牛羊內首
間戶外拓瑞木朋生祥禽輩作薰風蕩閨館露流閭
噐範神妙劑調象藥匪直也斯偉慶方溱注彼四瀆

媚此雙川伏靈遙紀閔貺遐年澄波
嶽鏡流蔥山
泉室凝澱水府清涓俛瞰夷都降眡驪淵朱宮潛耀
紫閣陰鮮昔在爽德王風不昌乃溢乃竭或壅或亡
潔源濫壑曾是未央先民永慨大道悠長云何其實
鍾靈我皇聞諸師說天竦聽密分介焉如響匪遠疾
矧是皇心妙夫貞一左右天經戶牖人術訐暮布簡
絲言盈室歲有綿祀清豈崇日一人之慶吹萬稟和
靈根方固脩源重波副睿貳哲帝體皇柯景雲蔚嶽
秀星駢羅垂光九野騰響四遐輔車鼎足槃石虎牙
世匹周室基永漢家泰階旣平洪河旣清大人在上

區宇文明樵夫議道漁父濯纓臣照作頌鋪德樹聲

凌烟樓銘 并序○宋臨川王起

臣聞憑飈薦響唱徵効長垂波鑒景功少致深是以
水臺築乎魏邑鳳閣起於漢京皆所以贊生通志感
悅幽情者也伏見所製凌烟樓棲置崇迴延瞰平寂
即秀神臯因基地勢東臨吳甸西眺楚關奔江未寫
鱗嶺相葺重樹窮天通原盡目悲積陳古嘗絕舊年
誠可以暉曠高明藻澈遠心矣夫識緣感傾事待言
彰匪言匪述綿世罔傳敢作銘曰 垂一作乘
巖巖崇樓藐藐層隅階基天削戶牖雲區瞰江列楹

望景延佇積清風露合綵烟塗俯窺淮海俛眺荆塗
我蠶吞絲藻思神居宜此萬春脩靈所扶 合一

藥奩信

歲賈走丸生厭墮埒時無驟得年有遐方水玉出烟
靈飛生光龜文電衣龍綵雲裳九芝八石延正盪斜
二脂六體振衰返華毛姬餌葉鳳子藏花景絕翠虬
氣隱蘋霞深神罕別妙竒不揚或煩虎杖或亂蛇牀
故不世不可以服未達不可以嘗眩睛逆目是乃為

良 靈飛一作神靈

飛白書勢銘

秋毫精勁霜素凝鮮霑此瑤波染彼松煙超山入法
盡奇六文鳥企龍躍珠解泉分輕如游霧重似崩雲
絕鋒劔摧驚勢箭飛差池驚起振迅鴻歸臨危制節
中險騰機圭角星芒明麗爛逸絲縈髮垂平理端密
盈尺錦兩片字金溢故仙芝煩弱旣匪足雙蟲虎瑣
碎又安能匹君子品之是最神筆

石帆銘

應風剖流息石橫波下深地紐上獵星羅吐湘引漢
歛蠡吞沱西歷岷冢北瀉淮河眇森弘藹積廣連深
淪天測際巨海窮陰雲族未起風柯不吟崩濤山墜

鬱浪雷沉在昔鴻荒刊啓源陸表裏民邦經緯鳥服
瞻貞視晦坎水異木乃剡乃鏜旣剡旣斲飛深浮遠
巢潭館谷涉川之利謂易則難臨淵之戒曰危乃安
泊潛輕濟冥表勤言穆我戒逐留御不還徒悲猿鶴
空駕滄烟君子彼想祇心載惕林簡松枯水採龍鷓
覘氣涉潮投祭沉璧揆檢舍圖命辰定歷二嶠虎口
周王夙趨九折羊腸漢臣電驅潛鱗浮翼爭景乘虛
衡石頽籬帝子察殂青山斷河后父沉軀川吏掌津
敢告訪途

瓜步山楬文

歲舍龍紀月巡鳥張鮑子辭吳客楚指究歸揚道出
關津升高問途北眺羶鄉南曬炎國分風代川揆氣
閩澤四睨天宮窮曜星絡東窺海門候景落日遊精
八表馭視四遐超然未念意類交橫信哉古人有數
寸之籥持千金之關非有其才施處勢要也瓜步山
者亦江中眇小山也徒以因迴爲高據絕作雄而凌
清瞰遠擅奇含秀是亦居勢使之然也故才之多少
不如勢之多少遠矣仰望穹垂俯視地域涕洟江河
疣贅丘嶽雖奮風漂石驚電剖山地綸維陷川鬪毀
宮毫盈髮虛曾未注言况乎沉河浮海之高遺金堆
壁之竒四遷八聘之策三黜五逐之疵販交買名之
薄吮癰舐痔之卑安足議其是非

松栢篇序

余患脚上氣四十餘日知舊先借傳玄集以余病劇
遂見還開袞適見樂府詩龜鶴篇於危病中見長逝
詞惻然酸懷抱如此重病彌時不差呼吸乏喘舉目
悲矣火藥間缺而擬之

見賣玉器者

見賣玉器者或人欲買疑其是珉不肯成市聊作此
詩以戲買者



